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002065 v.1

丹鉛録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答曰沫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愼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録享敝帚以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笑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嘉靖壬寅閏夏五金伏之初楊愼序

丹鉛總録序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賾綜微慮炳極于無內故其學浩邈而不苑有密而能疏始于博終于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爲貴耳賤目者一滌矇瞶此固有待于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于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乘之富者愽之未周而或限于知宗去註離經之玄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

師升菴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竒氣復盍以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目可爲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聞見溢而考索益夥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著書自怡托江湖之人遣思喻巖廊之宿忠翁功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絶響暇日著丹鉛餘録摘録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摳衣于高嶢圍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廼盡出丹鉛三録四録別録附録閏録諸稿授之佐噫先生是録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于佐固有深意而見之于世若待厥期一披閲之間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言以及于鳥獸草木之煩細盡乎變矣其中爲先生所闡明者又象緯諸編所未載山水經誌

所未採子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傳雅志士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群嚚固非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是何其傳且精哉譬諸星海浚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澮甽溪溢紆廻萬折汪溢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于海非大而有本若是乎蓋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

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者不疑是録其可以無傳乎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録捐俸以梓特上杭君趙子一重夙慕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于海内奚直為冊綴之校勘鉛槧之爭罷哉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畧古音餘篆韻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

苑醍醐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四書表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録古文韻語五言律祖唐絶爭竒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圖賛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于世佐因存其名以竢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録並傳可也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月五日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前兵部員外郎滇南門人梁佐

應台拜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丹鉛總錄

類目

卷一之二
天文類　地理類
卷三之七
時序類　花木類　鳥獸類
宮室類　冠服類　珍寶類
音律類
卷八之十
物用類　人事類　人品類
卷十一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三之十四
史籍類
訂訛類
卷十五之十七
字學類 官爵類 慱物類
禮樂類 封名類 飲食類
干支類 數目類 恠異類
身體類
卷十八之十九
詩話類
卷二十之二十一
詩話類
卷二十二之二十四
瑣語類
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瑣語類

丹鉛總録類目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録卷之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天文類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塲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風雹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録卷之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天文類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風雹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驂狼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顙驂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於衰也驂狼長暉謂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驂狼山龍豹之義又不可曉

黑雲壓城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摭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卧欲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是子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此意也予在滇值安鳳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詩善狀物也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觧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晋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後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受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皁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艫野人相傳以為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于萬物稟受亦衆竅竅為風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休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為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丘處機論日不入地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各逐

月還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者日入地時與箕斗坼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柄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迭遷而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識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長短星

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盖海中占潮候也繆者乃以爲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

東方喪其朋鄭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於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曆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契爲備而坎離戊己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晛日

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着嶺霞首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穩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晛衍義云日斜如人晛目遂改作晛日對渴虹字始穩愈光曰渴虹晛日古今奇句也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

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繩河 江淹表又云麗彩繩河映萼璿圖指宗室也

江淹文瑶離降映繩河低又唐陸魯望詩繩河裊扇月傍讖緯書王者德至雲漢則天河直如繩

冬至夏至

周體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王充曰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一日行天十六道

晩見朝日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晩見朝日暾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即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世晩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虹霓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鱟日頭西鱟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旣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从虫俗謂之鱟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宋儒論天外

邵康節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賛之隨聲而妄行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旣自撰爲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親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幷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人所不聞亦不必問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謬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譏之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尙不能究況天外之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爲異端之正論而康節晦翁之言則吾儒之異端矣本朝劉衟溪亦

古井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術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温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學切問近思亦何必求天外之事耶

好風好雨星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為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木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真可笑也○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娵訾言為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星有尾有箕氐胷房腹箕其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

司麟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虚危壁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麟與麟同班文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毛蟲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嗉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咮咮張即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或訛爲注張皆本於石氏柳爲鳥喙之說○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鸑鷟鳳生于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鳥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之長故南方之宿爲朱鳥其與沈氏以朱鳥爲丹鶉其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鶉之徵何預

中宮帝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

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伯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鵝火亦由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矞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甘氏星經論日月并黃道

甘氏曰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爲鷄三足爲烏三足鷄在日中而烏在焉俱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乎東故於是位焉月一星在昴畢之間故昴畢之間爲天衢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精之宗也爲兎四足爲蟾蜍三足兎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在氐房月精在畢昴自司其行度而氐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范育曰日出於卯卯之屬爲兎而兎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之屬爲鷄而鷄之宅乃在日中是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五行

洪範五行兆于龍馬之圖列於命箕之書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律呂爲五音發於文章爲五色易曰五位史曰五材志曰五物醫曰五運其該括既詳朝據中土黃冠講愚氓乃臆撰

陰符厚誣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既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其可以昌乎非殺讓之孽徒妖黨其孰為此言乎有聖王出曷不以造言亂民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經聖之儒乃取而註之噫考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霄雪

霄雪兩字音義皆異霄字从肖音屑說文雨霓為霄徐鉉注訂說文誤以肖為肖遂為臆說云雪見雪着物則消此說可笑雪豈有着物不消者乎霰雪與斥雪同一性也霓即霰也爾雅雨霓為霄注氷雪雜下謂之霄雪說文霰稷雪也陸佃云閩俗謂之氷霰今名濇雪與霄音相近也詩補傳曰粒雪郭璞爾雅注謂雨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帶雨不成花俗諺云夾雨夾雪也春秋緯曰盛陽之氣温暖為雨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為雹盛陰之氣凝滯為雪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為霰韓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薛君曰霰案也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㩧磊之霍索謝希逸雪賦曰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古詩詠霰云雪花遣汝作先鋒是也以此證之霄與霄逈不同矣霄从肖近天氣也楊雄賦騰清霄而軼浮景陶潛詩川滌餘靄宇曖微霄道書所稱九霄青霄赤霄紫霄絳霄玄霄之屬與霰霄字音義何啻千里

風行水上

楊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疾為徐為織文為

立雪爲滂山細則激激焉大則洶洶鞫鞫焉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句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交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複可删如云交横綢繆即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即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渰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今俗稱義民字古亦有之見漢蔡湛碑陰

魏明帝問黄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

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占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三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為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丹鉛總錄卷之一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蕃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之史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占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三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三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柳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書翼與兄冰書曰歳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青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爲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冊鉛總録卷之一終

冊鉛總録卷之二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鵠篇曰鬼之為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固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為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蛮也

九縣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為縣顧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為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飆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為九縣乎

熒臺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

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爇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積陽之氣所産固非恠異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跂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捨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附庸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牆也杼亦牆也

漢水有二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劒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被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

障泥錦之句又裴瀆家以卷縷鋪處為王池也

温泉

東坡詩紀所經温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温湯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温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温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温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淩空交合危嶁傾嵒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石墨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墨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

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洊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焉若墨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

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九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蓊薆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風裳水佩

水經注吾龐鄭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鮑丘水北佩謙澤耿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溪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宇翻出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爲裳水爲佩又自水經注拈出語增奇矣

九有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

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陲所居最僻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闔閭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禹生石紐

易林云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紐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

其地瘴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于此

浦即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為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鸕鷀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看回

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横此萬斛舟元成原常
有嵜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
又作埠今人呼船儈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拂林圖

宣和畫譜中載有拂林圖或作拂林又作拂菻不知所謂後考
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苫國西一名犂靬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
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菻音力甚切董北苑畫跋云拂林圖
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胡綾緋文雜錦戴金花步搖
綴以木難青珠虞集雙柘枝舞賦云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蓋如
唐人之胡旋女元末之天魔隊耳

黄河九曲

黄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
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
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
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
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
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
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岯山名地肱上
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
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黄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
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
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陰火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焰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况使新羅詩陰火瞋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黒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鳥驚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步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溪批云龍也非是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可互證

水鬭河僵

國語曰穀洛鬭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鬭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鬭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問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呈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鬭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水柱高五丈回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水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慎嘗書之實錄中

九宮 與十一卷九宮七色互觀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内星攝提坤土黒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黄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

乙雜火紫見唐會要

丘處機論海潮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河海之深濶洪波湯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強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又曾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此潮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此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録之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溝瀆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澇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冓冓之爲言搆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櫝也鍾水之利如韞櫝也矯揉水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注不理遜謂之不行又曰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梢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黄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矣是則漢之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顙在山非止爲喻蓋桔槔斟斗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爲機事也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凝㳿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耳

嚚字音義

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嚚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嚚尚書序仲丁君于嚚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敖倉也敖即嚚也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敖云左傳有嚚氏之隧史記注

青陽在青之陽玄囂在玄之囂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嵒嵒而
特立仙的皎皎以孤囂皆以囂為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
其鬬囂注鬬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益
可證囂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趂墟
言有人則囂無人則虚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
北謂之集○再考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㗊頁頁頭也左
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預注囂聲也此尤可證囂之為
市無疑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
王擒之於三江之浦韋昭注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
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蔡沈書傳引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
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張守節史
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口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自蜆
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
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
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
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大湖西南湖州諸
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

至三江口入海其湖蕪湖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
地志等觧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
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觧三
江既入失之遠矣鄭山黄氏曰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於地理
不合至税安禮（蜀人作地理指掌圖或以為東坡非也）禹貢指掌圖一出指豫章
九出彭蠡者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嘗
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為北江
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為
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
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
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

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二也舊有安亭一江由
青龍鎮入海圖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蜆一江以通青
龍今亦塞而耕稼之平山送裴如晦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
地往往茭蒲青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三江之舊迹在
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為水有源有委舊說具區三萬
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
街井是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
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慎按蔡沈黄震之說皆於
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肎於上
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㟭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
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

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其地記其瑣瑣攺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則余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即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録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茭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州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揔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即禹貢滙澤）四也太湖五也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

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揔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揔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南夢北夢

左傳注雲夢跨江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夢取此○浯水有南浯北浯北浯在琅邪靈門南浯在九疑零陵○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黄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在岐海中西甌即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海中○山有東吴西吴（西鎮吴山在隴州）水有東漢水西漢水（見蜀志）

善防水滛

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滛之注家衆矣惟王昭禹妙得其旨其說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崩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

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嚙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又按說文淫浸淫隨理也徐氏曰隨其脈理而浸漬也此尤可以補善防水淫之義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儻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俱作上音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跗如詩蕚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峰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音不爲跗信矣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抗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

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五管 嶺前五嶺考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紀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曰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琯非也

沙田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過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有之

右軍帖

王右軍之與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雹按之所問崑崙之仲也 見輿地志

壚務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麓即此山栢人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壚務山王喬所仙壚音權務即旄丘之亢也收為趙州莊嚴寺碑壚務之精即用此事

夜郎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屬珍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珍州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城尚有

古碑字巳漫滅

壕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為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壕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為長解其天弢墮其天袠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袠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袠則卷舒無礙

杜詩左擔之句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又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汶即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䢉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旣藝及岷山之陽至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帖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閩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 敘州縣名汶川考古志作漫川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 旦音與晨同 正南卬州 隋書作迎 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 隋書作拾州 曰开上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 隋書作營州 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 尸子作急土 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 柱州一本作桂州 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正

海外五岳

道經曰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君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

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三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長生之精五氣玄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彭主鎮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溷井匽豬

周禮爲其井匽注井溷井匽堰豬按溷井今之滲坑匽豬今之陰溝也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記天之上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殄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櫟衣於日中摽濕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磨洒

激泉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倶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邪

名山異名

崑崙山一名崑岑君山一名媧宮武當山一名參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役山一名貽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岱淵見蓬萊子）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其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信哉

東西二周

戰國策注辨證東西二周詳矣近閱劉忠定元城語及今邵文莊簡端録二條可以補入今載于此劉之說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邵之說曰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蓋其往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如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

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嗚乎地之不考乃害于義如此哉

外水内水中水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殄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内水向黃虎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内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慎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州嘉定是也内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内水

禹穴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攬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勞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沈裛傑皆所

未至而繆云冢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捲柴弃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晳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産則一言盡之如鏐鐵絲枲橘柚如微盧彭濮庸蜀羌髳之類更不復書此易之耳

灘潬字考

說文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今詩灘作暵集韻云本作潬水中沙出也說文有灘字而無灘義集韻有灘義而無灘字今俗假借用之久矣慎按說文引詩灘與暵互文則當作他案切與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同音是灘有二音也爾雅汝水曰灛黃河有中潬城蒸甫潮洛說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皮以沙潬隔礙洪波海舶不於上潬皆作呂音打泊闌同音則潬乃灛之省文而漕船志黃河退潬田地肥沃此潬字文作平聲是潬亦有二音也再考他字書石瀨水奔曰灘楚辭所謂石瀨兮淺淺是也是灘之爲字主于石也聲類曰水衍沙出曰潬易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選詩滲牧沙衍出衍之與潬字異而義相發盖潬之爲字主于沙也在河爲磧在汙爲灘義取于石在汝曰濆在汝曰灛義多取于沙而音則或平或仄無定耳

封堠堺埒

王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壯掌書抄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堆則堠起黃帝非始于禹也豹古今注書界者封土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以表識壃境也馬縞曰為壇埒以畫界分程也十里雙堠五里隻堠

苜蓿烽

岑參詩苜蓿烽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由苜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為識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蘆河上狹下廣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渡瀘辨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盧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西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之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却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却也琵琶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月窟日域

楊子雲長楊賦西壓月䠶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為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西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僑置羈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第二即此地也併附著之

黑水之源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又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水經皷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今按杜氏通典曰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盧水焉瀘水即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云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源委既詳足以補禹貢之注矣漾濞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樣備唐書姚嶲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毀絙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土主俗祠禱之極衆馬端臨生于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在中國余寓雲南二十餘年目擊耳聞是以得其真併書以諗四方之好古者

塹江之源

蔡松年補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彊山觀塹江源問其群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塹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于劉宋貢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按此事甚奇阿豺夷狄之君能知問學而其臣曾和考據如流何愧於中國之橥欽酈道

元乎○此所云𤓰江非今忠州之𤓰江也古之𤓰江即今合州也合州置于西魏隋煬帝改合州為涪陵而移𤓰江之名於忠州之桂溪今之𤓰江則古之桂溪也近日一統志亦殊草草混淆聊因書𤓰江源併及之○𤓰江之源乃在吐谷渾之西彊山今其地不在中國不可考究

碣石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天方國

杜環經行記云大食國其俗女䐜一偉壯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容數萬人市間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西方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永樂中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所說天方國同豈即大食國耶前夆特新羅王遣使衛頭朝貢堅曰鄉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移今焉得同由此推之歷代史志所載海外諸國可以此例觀之矣

呉泉

余舊在京見河圖緯象一書緯候之流也專言日月星辰而圖象則缺其文作古字如云邠之隘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呉泉月所登呉泉即虞淵也唐人諱淵字作泉亦有本矣又營室星一名結輸之宿月暈謂之逡巡他書亦不見脩識于

此

蜀士夫多不居本鄉

先君嘗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吳門孫光憲之居荊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閬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錡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湖州楊王戴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笠澤豈以其險遠厭跋涉邪

地名用天字

地名山名郡名用天字者天台天目天池在廬山有天池寺天漢漢中天谷青城山志書誤作天國省之訛也天彭天社在衢州天隨在城都今訛為天目天水天諧山名在浙樂天鏡天門天牙在撫都天漿縣名在向城天竺西方國名天山在匈奴中

蓋天輿地

世言輿地圖始于漢光武按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地以輿名取易坤為輿之義猶天如張蓋也張衡作蓋天圖義取此蓋天輿地正可作對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藝生火火炒生土土外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慮信立白虎馴優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

聦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巽乎水而上水

易井之彖曰巽乎水而上水象曰水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係辭必擬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絶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之終不如目覩之真也故其解文離不通亦何恠乎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冡中枯骨

陶謙疾篤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麋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冡中枯骨何足介意融云冡中枯骨正謂四世五公今綱目刪去此公四世五公六字遂不曉冡中枯骨為何

氷泮氷合

漢光武渡滹沱河俄頃氷合直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子孫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碣以河氷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嬰何其夭言無忌耶其後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氷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澌俄而氷合復恐未堅又散葦于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盧山祁連寘顏天山

匈奴中有天山又名盧山又名寘顏顏一名祁連非有二也楊雄駈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衛青傳起冢象盧山漢書作象天山史記青傳攻祁連山小顏曰即天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史炤通鑑釋文曰青營絕幕至寘顏山寘音顛即盧山也寘與天聲相近

八功德水 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聖德數衍可笑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

指掌圖

地理指掌圖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刻皆不著名氏蜀本有涪右任熺序言之極詳宇内辨臨江吳澥著今本亦失其姓名故表出之

地下而黃曰干

韓詩考槃在干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徧湘干

無定河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今青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朐忍辨

漢地理志有朐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朐脯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朐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為名又為朐䏰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冥巖朐忍辨可謂互證練考訂千古之謬矣夫以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祐三家尚有誤舛今之不悅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為伏獵侍郎乎

水經注瀍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前碑題曰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乗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風俗通山澤篇有沉有沛沛引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稻沛澤之中左傳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沉引傳云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又左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汪池也沉與汪皆希詁者特著之管子注草木藂慶曰沛說文沉濁黙也漢書沛斥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巽方起為名立委為平岡魏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趙韻之誤耳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水波濤灌陽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所云陰火潜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唐詩陰火雨中然顧况詩颶風晴汩飛陰火瞑潜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螢帶霜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黒棘濮尔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盖濮人也諸濮地興衰牢

相接今按求牢即求呂濮人今名蒲縲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餙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尔
庚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
漫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鶗鴂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呑
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
作天連非矣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
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
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冢祠即堯之二女
乎別一人乎古事泛昧傳疑可也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湯官林官疇官湖官
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橘官（在魚復）苑官涯浦官（在南海）皆秦
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傳及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
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顏籀云
甽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相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為一畝甽即畎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
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又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甽又耜博八寸所
以成甽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

甽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甽田法制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君嘗用后稷之法以訓民乎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唐天寶中鑿月河得古鐵十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縣爲平陸縣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王莽新都在南陽見後漢書志注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藁臿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鬟本鬟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滲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臿即插字

唐地里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涌如怒也或作露江非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撵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巳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嵓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喬詩鳥書蚪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蹟靈閟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若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卧遊錄今之玉壺水豈不天淵乎暇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卧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猨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黄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棘道謠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村勝俗子肴饌府群玉搜出酸餡惡料令人嘔噦也

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欵識嘗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爲是按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準作衛覬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額金針八分書也

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海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蓋王勃隣文字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丹鉛總録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三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時序類

鑽燧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楡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

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七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愼十四五時先祖晉耕公敎說如此且云見宋儒其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懸炭

後漢律歷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日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淸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日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蕭子雲歲暮賦衡輕炭燥權重泉涸李嶠詩流火特將末懸炭漸云輕梁簡文帝詩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懸炭古候氣法也今絕其法而人亦罕知其書文人引用亦僅此三條耳

湛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免困窮流亡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鱉涔水行潦也湛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禊有春秋

禊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序暮春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

人胥夜禳國子水媪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玆日縱横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常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愼按漢兪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氷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常旻曰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李崇嗣晉天皆感餘匝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鷄羽入灰有燋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迨今則絶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五運六氣

醫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更點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遲鐘動靜聞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言農候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粉䕺

湯東澗賀正啓瑞雲饒臘粉䕺迎年按金門歲節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䕺枝

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苨葶藶之屬董仲舒曰葶藶枯于仲夏款冬華于嚴霜淮南子注云蕣猗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碎謂之靡草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月令春候鴈北秋鴻鴈來又鴻鴈來賓冬鴈北鄉七十二候而鴈居其四周易乾爲馬坤爲牝馬說卦震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鴈知時識序德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有德且取之況人乎哉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五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愼凛凛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嘗擬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蝯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爲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況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蘇兩公之欣賞也

丹鉛總録卷之三終

丹鉛總録卷之四

花木類

長卿簡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孟賓異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綸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常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丹鉛總録卷之三終

丹鉛總録卷之四

花木類

長卿蕳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蕳子秋紅之句孟賓異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蕳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蕳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棃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絶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誤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爾

、薜荔

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言爲何物也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鯪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云凡木蔓生皆曰薜荔

、后稷樹藝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氾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

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蘇死也

護門草

王鈞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淩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董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水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析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葵為二條何耶俗作鵞兒菜又名野苦賈

錦竹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紫竹蕊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惟杜詩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鵲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班始知黃鶴有今註之昏耳

、四果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也已

、竹實 竹譜根幹枯朽花發乃熟陸龜蒙詩青篠未東承鳳饑唐詩老壓茅生菌饑年竹有花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凉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淮日久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亂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筍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少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桃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娟籠曉烟指此竹也

扶茘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茘宮以茘枝得名也此茘騈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茘者亦若扶竹扶桑云漢書地名亦有扶栁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夂時開此务從薰服之藥即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發色綿冪鐺嘴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常以軍旅在外停之

末利

末莉花見于稽含南方草木狀稱其芳香酷烈此花嶺外海濱物自宣和中名著艮嶽列芳草八此居一焉八芳者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也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抹厲王梅溪集作沒利又作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文公集作末利洪景盧集作末麗拂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彼土云柰晉書都人簪柰花云爲織女帶孝是也則此花入中國久矣

翠管

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管王維詩水鶩波兮翠管靡

是也此草可為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水葱席六領

虞道園題蘭詩

虞道園題畫蘭詩手攬華鬘結化為樓閣雲初讀不知其解後覽華嚴經有華雲鬘雲樓閣雲乃知其出處其餘又有貝雲衣雲帳雲蓋雲幡雲冠雲輪雲海朝雲寶鬘雲瓔珞雲寶燈雲寶燄雲易通卦驗說四時八方之雲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書說雲之變態名狀尤奇不悉載云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云一曰重頂幄障風二曰金錯刀剪折三曰甘泉浸四曰玉缸貯五曰雕文臺座安置六曰畫圖寫七曰艷曲翻八曰美醑賞九曰新詩詠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柹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柹油（可補文選注）

蘘荷子

丘文莊公群書抄方載中蠱毒用白蘘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蓋亦不知為何物也余謂丘公之博洽而不識世之識者亦罕矣按松江志引急就章注曰白蘘荷即今甘露者之本草其形性正同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

燕檀

粘含南方草木狀云藹緑子淺以蜂蜜熬以燕檀所謂燕檀者盖以燕脂合檀水也紫檀木出交趾性堅新者色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又畫家合色有檀子用銀朱淺入老黑燕脂合之故曰燕檀俗曰紫檀色訛爲紫棠也

枍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榽櫨先殫榽字一作枍三輔黄圖有枍詣殿枍詣木名即榽也

鬣葵

椶櫚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苞茅

左傳爾貢包茅不入苞茅山在麻陽茅生春孟康曰靈茅楊雄曰璚茅三脊也爾雅謂藐廣雅謂之茈莫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徙入以社前者爲佳名鴉𧿹草（奚蜜叢矣）

莙縵字義

顏氏家訓曰或問東宮舊事（書名南齊張敞註）云六色罽縵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音威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緼藻之類也細細葉蓬茸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員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

爲著子當緋六色蜀作此著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榜長耳宜
昔隈按此即今之百索也若爾雅注其隈切而此乃平音張敞
又作緺以音叶當音隈未知孰是

藙即艾子

藙魚既切說文玉篇俱云煎茱萸也漢令會稽郡歲貢藙子一
斗字一作艾楊雄蜀都賦木艾椒蘺本草蜀州食茱萸甚高大
有長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爲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賛曰綠實
若萸味辛香惢投粒羹臛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
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
盂醆或曰作膏尤良文安云食茱萸高者丈餘與吳茱萸相
似但吳茱萸粒小久則色青蜀茱萸粒大久則色黃其所謂艾
子者非茱萸也木高丈餘葉小花黃其子類茱萸八月土人采而
麋之濾其渣名曰艾油以普莾蕨味辛香今渝瀘皆有之是艾
不甚辛可以爲油而茱萸則大辛采之其氣即熏目不可麋而
爲油也今土人林園並種之茱萸則乾之以烹茶艾子則取其
油以烹蔬彼此異形殊用本草合而爲一誤矣又謂閩人者名
欓子不堪食按禮記云三牲用藙通志云欓子曰食茱萸又曰檄
博雅云欓檄吳茱萸俱名藙爾雅翼云三香椒欓薑也所謂藙
與艾者聲訛耳愼按公之說是也但藙與艾非聲訛二字可互
呼如刈草之刈采艾之艾字皆从乂其例本草云食茱萸本字
不誤蓋一物相似有食茱萸藥茱萸之分如川芎有茶芎藥芎
之別也

艮撒八芳

金䥥玉䥰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紫蠶

荀子東海有紫結魚塩紫結即石刼也一名紫蠶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文選所謂石蚨應節而揚葩是也王維送元中丞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蚨春蠶或作蕢非

九枸

山海經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注欘枝回曲也枸根盤錯也音斸枸音鉤枸之爲言曲也楚辭靡蓱九衢之草字一作瞿詩釋文引韓詩傳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又作欋淮南子木大則根欋又山海經少室山之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注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

松栢丸丸

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注引韓詩松栢丸丸薛君章句曰丸取也蓋取而伐斷之使其圓且澤故曰丸丸山海經鳳卵作鳳丸又建木其葉如羅其實如欒欒即卵也古字丸卵欒皆通何也彈丸之形如雞之卵故卵可借丸梓人伐材謂之欒削其刻木爲鳥獸形者曰雕欒匠謂欒削其木丸如卵也薛君解韓詩義當出此馬融兼治四家詩故云云注義引而不發今特衍之然非深究六書假借之義如鄭樵楊桓朱子未易信此語也

茶子

傅巽七誨峘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茶子觸處

有之而求昌蒲產者味佳乃知古人已入文字品題矣

菱芰辨

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字不一說文作蔆注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芰菱也果也薢茩決明也茶也殊已混淆相如賦外發芙蓉蔆華則芰實也又相如凡將篇云蔆从遴字作遴爾雅蔆蕨攈即蕨明也爾雅注作决光馬氏大年孏真子錄誤作英光史繩祖已辨之黃公紹云許慎所注全是菜也又國語屈到嗜芰蓋决明之菜非水中芰也審矣爾雅既以水中之芰釋菜說文又以菜釋水中之芰由蔆名不一所以致惑○今按菱今之菱角芰今之雞頭楚辭緝芰荷以為衣若是菱藥不可為衣也緣楚人名菱為芰所以致後世解二物不分又以決明參之愈益餚亂○楚人名菱為芰見爾雅疏得此一解可破前數說之紛紛矣

西瓜

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黃瓜甜瓜耳

三樹相似

爾雅注引諺云㮇檀不諦得繫迷得可得駮馬言三樹相似也駮馬今壯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見救荒本草

杜工部荔枝詩

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

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春秋定哀多微辭之意非如西崑用僻事也末二句蓋昌黎感二鳥之意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臺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耶其旨可謂隱而彰矣山谷謂雲臺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羌諫止荔枝貢者也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籠矣山谷尚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羅隱紅梅詩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却似軍官宿娼謎也

貟菴

淇夫論曰中堂生貟菴山野生蘭芷貟菴朽木菌也此言鑿人材在朝市山林諺云深山出俊鶻十字街頭出餓莩亦此意

鬘華鬘嬌

末利花一名鬘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鬘嬌見成都古今記

七里香

七里香一名山礬石以其葉燒灰染紫以爲黝見者皆駭觀

蜜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越爲布名

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薛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莎薛笭笠謂以莎草為雨衣也相如賦薛莎青薠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為布文選葛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弘之荆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

包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今之解者以包桑為固結之喻非也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氷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萤與茆同

茆萤萊賓也字一作螢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萤疎萤字諸韻不在只見于江淹集

旌節花

太平廣記引黎州圖經云黎州漢源縣琉璃城有旌節花去地二三尺行行皆如旌節蘇子由詩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借喻葵形非謂旌節即葵也

旉即華

易說卦震為旉旉之為言布也亦於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旉今文作華蓋花之蒂詩凡華字皆叶音旉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旉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

烏昧草

範文正公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烏昧草即今野燕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為文

蕩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濶節曰蕩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當為帑謂之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也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飾之信則漢中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作悶蕩櫛行披

楟花

孝子傳尹伯奇採楟花以為食注楟花山梨也山梨今名棠梨其花春開採之曰乾淪之可充蔬

茹即荷

玄中記黃帝之臣有荊茹豐左傳注楚有茹人城張楫音荷古樂府鷺何食食茹下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注茄藕莖也

榿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榿木三年大因問先父榿木蜀產榿字何音先父曰音欹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欹則鄉人曩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荊公榿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榿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盖王公平昔極愛荊公詩

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薊字解

薊草名復古編云芺也字林薊芺也似芹說文無薊字止有薊即薊也韻會廣韻亦無之按本草有小薊有大薊陶隱居云小薊是貓薊大薊似虎薊葉多刺俗名青刺薊又曰千針草又曰老虎刺地名薊門即今薊州陳藏器云薊門多薊故以名地葉皺莖苦有似罽布故字从之作薊隸作薊蓋从罽魚之薊而省也又姓後漢書有薊子訓古傳薊作郟

五加皮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常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蘆荻葦葭之分

縣齋畫生西羽一日閑坐問予曰晉謠云官家養蘆花成荻蘆與荻亦有分乎予未應因閱蘆荻葦葭蒹葭萑葦茅蘿芭荻之類尚以別之予因操觚錄一紙集古訓詁以答之今偶於舊書中得此紙因謾記之于左○說文云葦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未秀言尚小也又曰葦之未秀者曰葭又曰荻萑也古篆作薍淮南子作萑易說卦萑葦注薍也今文作荻又曰葦大葭也爾

雅萑葦醜芀言其華皆有芀秀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詩
行葦注葦初生名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說文解菼
字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詩大車
注菼鵻也八月萑葦注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萑又名鵻
一物四名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
小於葦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䓶其始
生白曰菼又謂之薍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菼中赤始生末
黑黑已而赤故曰菼其根旁行牽揉盤互故曰薍陳承之本草
圖經曰蘆葦也葦即蘆之成者蒹似萑而細長江東人呼爲蒹
適者謂菼爲薍似葦而小中實江東人呼爲烏蓲蓲者或謂之
荻至秋而成即謂之萑其花皆名芀其萌筍皆名虇音權若然所謂
蘆葦蓋通一物也所謂蒹今作蒹者是也所謂菼人以當薪爨者
也今人罕能別蒹菼與蘆葦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
濕所生者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圃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
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
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兔葵燕麥非也今
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雲南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
食非虛名也或者古昔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
實乎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有秦皇

繫馬蟠蒲堪爲箭非菖蒲之蒲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爲箭乎
爾雅楊蒲栁其言可證矣
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槀鄉音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兹是也
或以爲榮華失之
苛小草也今但知爲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爲藐然之藐
藎蒸草也今但知爲忠藎之藎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栁栁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縕然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草木疏云穗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即此也
黃山谷詩蕨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醬蓽茇爲且鼓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蒟醬爲檳榔蔞子非也佐檳榔蔞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

狀亦具列于檳榔條下與嵇贊全不同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丹鉛總錄卷之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五

鳥獸類

鵙

月令鵙始鳴鵙即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鵙必單栖鷙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宜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為阿㫰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鴐鴽雅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鶡鴠

鶡鴠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鶡旦鳥夜鳴求旦

狀亦具列于檳榔條下與谿贊全不同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丹鉛總錄卷之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五

鳥獸類

鶪

月令鶪始鳴鶪即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翺翔直刺而已形似鴝鵒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鶪必單栖鴛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宜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為屈旱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滑帘名鐵鸚哥文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鶡鴠

鶡鴠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鶡旦鳥夜鳴求旦

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即此也說文作鶡鴠又作𪃹鴠盍旦皆省爲干故鶡或作𪃹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鴹厈省爲干故鶡或爲𪃹皆古鴈字也然則鶡鴠字正當作鶡省作𪃹作鶡非鶡乃鬭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將蟲啼渴旦凉葉墜相思

舞馬

杜詩鬬雞初賜錦舞馬使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揄叱撥曰紫騮叱撥又曰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髮騮爲上驄赤驃騮白赤色爲中雜騟驄駱駮鶴爲下

蠩蝓

蝸蠩蝓也陸佃埤雅云蠩蝓入三十六種禽是四種角之類營

室之精愼按此說出詩緯推災度所謂鄁國結蝓之宿營室之精是也與今術士星禽不同姑著之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蟲噬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蒴白義作白㵘泰丙作商爲注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史所載爲詳蛙給廩也自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安經含滋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爲諷也廷瑞滇之楊林人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月上潮平波灧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為曲子又作鶡爛堆酉陽雜俎云鶡爛堆黃一變之鴿色如鸎鶯鴿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細臆前漸漸微白

翠碧

唐韻鴗音立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

之水徇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金毛泣怕春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崔德符通判譯詩云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聲環

掠岸飛

㸷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㸷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即鱷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鵜鶘

鵜鶘海鳥今俗名禿鶖是也出景煥小說

集雥異音

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㦸三鳥相聚其羽㦸㦸也集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於氳以雥即爲集謂氤即是氳可乎

鸞鳥

漢涼州有縣名鸞鳥鸞鳥音雀鳥音省漢馬賢追先零到鸞鳥後魏紀功碑蕩龍荒逰鸞朔以鸞鳥爲藿雀義不可解以雀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朔義或近之或云北荒以鵽雀為鸞鳥隋高德孺指野鳥為鸞亦有其因乎

水螢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㝡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蛟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蚈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雀鷇熊蹯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雀鷇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弒事梁武之子正德事蓋類之其後臺城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禍言之於未形之先信述之於已事之後其偶合耶抑有意耶

文貍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載文貍王逸注云神貍而不言其狀按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余在大理嘗見之其狀如貍其文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即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爲狐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牝牡兩體其王逸所謂神貍之說乎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爲雲南服事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段式之好張大虛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横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誕殊無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云事乎

槖魚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槖之維楊及柳槖包也今之魚者多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襲魚入市易曰包有魚是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魴貫之柳蓋以槖爲貫也貫魚包魚別是一義不可混而爲一鄭魚仲石鼓文作何以櫕之櫕字含貫包兩義但石鼓文無櫕字不知漁仲何所據也

高齋無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劉孟熙霏雪録云會稽徑山夏無蚊蚋湖州志載焉自然每賒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滙舊多蚊焉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人多聚舟宿焉輿地志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應泉無蝦揚天惠詩蟲蝦敢汚芳池地蚊蚋難禁寶地寒余以古所記數條參之余所見信有此理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絶無影響其故有不可曉者

龜文具八卦

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作池養之按此則龜有卦文不獨上古一見也河圖洛書歐陽公何疑焉

以龍紀官

伏羲氏以龍紀官今考林維傳記如潛龍氏作甲曆飛龍氏制字音莊子有老龍氏姓譜有古龍氏史記有豢龍氏此其證也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常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甞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蒼耳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此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揄叱撥曰紫騮叱撥又曰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鬃騮爲上驄赤驃騧白赤色爲中騂騟騘駱駁驦爲下

螔蝓

蝸螔蝓也陸佃埤雅云螔蝓入三十六種禽是四種角之類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室之精慎按此說出詩緯推災度所謂鄁國結蝓之宿營室之精是也與今術士星禽不同姑著之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蚿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𧥣白義作白𧇊恭丙作𧇊𧇊注引石經又雖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燈光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徹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卧此史所載爲詳蛙給廩乜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哭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贋作耳

劉欣期益州記𪇆鶵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蓋即今之鶴頂也

楊雄蜀都賦石鱒水螾石鰱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類

唐太宗回鶻十驥賛殊毛共櫪狀花蕊之交林異色同群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賛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

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羑夷近則納秸于甸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騋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棗廐校視之以圉牧庾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特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孕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蠶繼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丹鉛總錄卷之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六

宮室類

罯蘇

蕭子雲玄圃賦曰豁罘罳之飛棟浚罯蘇之高影始飄飖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裹走置錦罯蘇罯蘇菴也廣雅云罯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罯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罯蘇壞直孫思邈有罯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罯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罯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罯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罯蘇鄣日覆兩耳會見瞎兒作天子

萬禹皆濟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羗夷近則納秸于甸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騋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者周官之法養之以阜棗廐校視之以圉牧庾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牝之節以宣其性分房拔牝壯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騭蠻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丹鉛總錄卷之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六

宮室類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罦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褭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廣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憊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謗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瞎兒作天子

反坫

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内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俎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堂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僣侈之事右黄東發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坫即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也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雖合水謂之南庭咄陸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注唐音云二庭未詳明顯如此者尚昧焉何以注爲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䟦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愼又按王象之輿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

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毋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申明亭

趙明誠金石録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葢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濛之野葢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臣送别紀行之詩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房中舘名葢臆㸃妄猜之言爾

延鷺堠畫烏亭

余舊有紀行詩山遶延鷺堠江繞畫烏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堠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廵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焉二事頗僻故須訓詁

唐之朝制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閤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閤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葢朔或望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制已不明問于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寮爲小窓

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窓也宋玉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窓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窓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官先輩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窓也

大學分齋

胡翼之在安定學宮以經義治事水利分齋按周禮頒學合聲注周建五學至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語處之成均則其所由來亦古矣不始于胡也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者益狹矣知北遊

巖郎

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巖廡下宮牆疊疊也巖郎或作廊非與前書游子巖廊之上義各不同

驛馹畊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馹爲驛以畊爲耕徒取其省畢竟皆非是說文云馹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爲混淆孟子疏云置騎也郵馹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霽蒙驛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馹至于羅汭唐書鄭元璹傳使馹銜韃于道則驛與馹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耕固不可混用也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不宿客之舍爲里區宿客之舍爲謁舍補註

袁準駁蔡邕明堂論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凈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非蒡之穹廬南夷之碉房先王豈爲之乎

編民

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闡惡表厥里宅今之坊牌綽楔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从衣卒衣有題識三代之書衣冠索之褚衣也古樂府鴈門太守行有云移惡子姓篇著里端又云則用錢三千買緜禮竿即書其惡跡以標示戒即莊子所謂竿牘也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成皐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羑里之厄

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臯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犯闕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教賈充夕陽亭餞齊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襲於惡地固應爾耶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遂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弑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衖衖音閧所云弄者蓋衖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衖註即音弄

置郵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睪聲馹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于傳言車也馹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之文書云圉睿蒙驛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鍇曰傳馹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

可以一宿是蘧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楊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璣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水經注云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冲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西上曰夷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僊橋李冰浴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是也蜀記與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制之缺云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謟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璹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豈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濵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史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璹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戰國策蔡桊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産城者攻其所産産城諸侯之僣侈也取名于産者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丹鉛總録卷之六終

丹鉛總録卷之七

冠服類

羃䍦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䍦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再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潘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産域諸侯之僭侈也取名于產者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丹鉛總錄卷之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七

冠服類

羃䍦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䍦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袿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耶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繁欽弭愁賦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須畫的丹輝拂紅晉指此又馬之當顙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顙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駁龍紫鹿文的鯛魚並是馬名也又烏臆亦曰的南史侯景傳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學一作黠博雅云龍須謂之黠婦人面飾亦曰龍黠蓋以龍女況之又曰星的陸雲詩華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紫襴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襴弘明集玄光辨惑論裴魯錄帶盧循紫襴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襴讀者多不知紫襴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襴襴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襴外官絳襴蓋戰服之絡縶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褚緭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襴音蘭集韻又音表廿史襴其門閫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字或作褣

菩薩鬘又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髪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

唐書呂元濟上書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即此際之事也

偏髾髻

比齊後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髾髻注音梢所交切髮稍白也蓋禹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目而頂心長髮繞為卧髻宋詞所謂髮嚲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髾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精蜜不識而強以為髻字之省非也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鬐紅褌蓋東晉南朝之人有不特服妖而已（王後作解散髻斜揷簪亦服妖）

鵗鳽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鷩衣聽女教則服鵗衣（音翬）歸寧則服翎衣（音狄）鵗鳽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朱腕繩

王符潛夫論或紡絲縷而緳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縷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繁腕繩真如白雪凝柔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秋香

張衡同聲歌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草鞋也近刻王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狄香作秋香太謬吳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辯正之

薄借

周禮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賈公彥䟽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唐詩遊山屐不借取木一軍持

古裝褾卷軸引首後以綾帖褚曰贉有樓臺錦贉毬路錦贉䴊紙贉樗蒲錦贉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攛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雙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飾竇㜮鮮玄的點絳漢律婬鑾亦謂月事也

僊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韻會亦止引晉書劉流蘇爲馬帪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余鑮節鼓鄭玄注云後進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珍寶類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晳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嵇子大樂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發女船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氏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毋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僰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瀣盃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鈿金

張懷瓘書録云往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二尺許有古之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黄金文銘六字曰主用父作彫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古錢

漢有厭勝錢鵝心錢狀如干首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布之遺也與近世花錢夫人封錢文字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宋時官燭

趙賁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傳聞録宋代宫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文有令香燭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磨鎔

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鎔音裕五音譜磨礲漸銷曰鎔今俗謂磨光曰磨鎔是也往年中官

問于外庭曰牙牌磨鎔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銀鶻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蘇軾亦然元樂府有玉兔鶻牢拴懷揣着帝宣是其證也鶻有兔鶻鵝鶻故云云今雲南婁[illegible]有兵馬聲息文書上插鷄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則示火急之意

玉璽考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辯其為傳國璽上之○愼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詐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銜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蟠角無鈌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

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此

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右二說不同

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延煦獻傳國璽于遼遼主訝其非真

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斸地得玉璽蔡京爻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而況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笄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音律類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傅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脣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

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隷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桼桼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黄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尺八事文爵卿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喉

丹鉛總録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82-2267 v.3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刋

物用類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奇矣予覩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鞵也言共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脩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枚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爲絕品不知何時降爲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闕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祥志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市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騖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枝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

縱木𣓀者非耿勁瀣清漸靡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䑺鼓者木𣓀今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猗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按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軿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枯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傷故以曲銅闌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

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叅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叅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玆不厭詳引耳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爲一類簠盛加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卷鋪形亦如簋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三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蒿象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主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序鍋魚裴鋪門扣亦金鋪之象

茵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幬三齊茵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茵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茵字(一)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王荊公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聽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

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誌薦抒幾百雙

芨紙

謝康樂山居賦剝芨巖椒自注言芨皮可以爲紙顏文薦肴䐪

雜録云扶桒國出芨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凴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勾陳

虡虛呂切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鍾鼓之拊飾爲猛獸釋名横曰枸縱曰虡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鋑瓌

鋑音減以鏤金飾馬首文曰鐵質金文曰鋑也西京賦金鋑鏤鍚馬融廣成頌金鋑玉瓌詩云鉤膺鏤鍚國語曰懐纓挾瓌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鋑銀事件當用此鋑字或作鑁非[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諸化書字用此婦飾曰瓌妝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棊鵠

馬融圍棊賦横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棊鵠兮頗棄其裝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音義與碁同基心弁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鳳艒

博雅艒縮舟也艒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艒

鳳盃

唐碑文充釜之於黃鐘鑿斝之於鳳盃器名見博古圖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剉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盪櫛

郭知玄朱箋集韻序銀鉤劒闕豕彖成群盪櫛行披魚魚盈貫盪如周禮簜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絶灰釘之望斯窮宋入小說謂灰釘

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
餘冬緒錄中識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
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覇先九錫文秋酉震慴遽請灰釘以
二條證之尨足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晴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又東
昏侯紀馬被銀蓮具裝鐵雜羽孔翠寄生寄生不知爲何物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
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積竹

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欑也毛詩竹秘考工
記秦無廬吏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鍇說文注曰積竹謂削
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即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
司農注云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乘車之得履
石惟王爲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之周公履乘石戶
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假王 起洗乘石賦 承王趾以增麗拂襄
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釣金束矢

淮南子氾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爲周公之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貴人聲也謂之登歌與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古人淸謳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盉字解

盉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和之義耳言其器則口以盛物者皆盂也中而不盈則爲盅因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斂則爲盒臼水以澡則爲盥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淸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淸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鑑眞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又頼氏頼氏一鏡銘曰鳳皇雙璲瑾裴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水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有紀鍊治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古市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字缺)衆樂典祀壽比金

方西王母又一鏡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夷服多保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三親子孫力傳吉後世樂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皆兩罘罳文篆特異并附其之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敕雞人同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扁舟本作鯿舟八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岸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徐雲虔使于南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晉字規嘗為路帥牒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契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部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軒帝之御蚩

戰巢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乎天驕之奏故有此襄湖之峻雉敵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不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奈酒儆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其説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為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偏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為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為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遵雙陸譜云世傳為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躞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擫其覆首曰標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褰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麯

北史楊愔傳以方麯障面讀者不解方麯為何語按說文作笛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為業方言薄謂

之曲此云方麴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孟光舉案

中丞劉東皋遠夫與予一日浣溪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穎云案古椀字也青玉盌也南京人謂椀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椀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皋深為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卓舉亦不難但梁鴻必須蹲踞而食矣時謝猶齋侍御王玉壘楊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疑時東皋奄遊追憶昔遊為書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壓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危雖赤瑽碧瑕無音也不斷之劍無影承光無承也符子曰太公治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蹠觸崖若路○二子之姓名人罕知況見其書乎馬總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臠也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誌文志秦子名菁見庾仲容子鈔

簪導 與餘錄一條相出入

簪導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繫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櫟鬢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為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使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準是

唯升用白牙笄導焉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為一

象經

世傳象棊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附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决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綪茷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洪緘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為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頸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私礬

榷礬者唐于晉州關成三年罷之宋律白礬出晉汾州坊州綠礬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猷錢陳止齋曰私礬之禁為

契丹比漢設也本朝不設鑿官亦無鑿禁大明律私鑿一條當時修者失于刪除耳

朱子玄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𢫬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底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牘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為箋用木為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矩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一啓亥豕成群蕩櫛行披屑盈篋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口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東遊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

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為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為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撤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黄金轂轆釣魚車又云[illegible]蟻董蜻清轂轆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幺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罟擭陷穽

罟擭以罟為擭而掛之陷穽者穽如井以陷罟擭以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今之䑒坑也

車展

子夏易傳曰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于軸故曰下縛曰輹

荀綽兗州記曰閭丘沖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黄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笛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嘗亡也哉

孫穎達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女、偶此蟲爲蠱是亦不攻牢不堅
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沽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
沽楛皆同盬義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云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唐詩
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
燒松丸墨高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
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佩池筆記眞松煤遠烟自有龍麝
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精暇研墨水數合弄
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
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
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
此等耶子得墨法於異人秖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
玄霜殆不虛也

古筭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筭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
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
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三禮圖
有六觚筭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筭法形圓中方方爲四
隸餘圓爲四旐沈存中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
此亦見其槩矣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合之藝師有此
乎師開事見晏子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閙也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今人謂曰雅量彼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瑧而珧珌諸侯盪瑧而璆珌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釋詩也

冊鉛總録卷之八終

冊鉛總録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攺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東觀漢記令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間也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圭琫而琭珌諸侯盪琫而璆珌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録卷之八終

丹鉛總録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軍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謂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梟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

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就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比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東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東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云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漁樵

有瀛海之浜人遇崑崙之水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蔭八黃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漁樵邈矣其猶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餉折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湖不足充餔餓海人俛麋山客膠顧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余醉中題漁樵問對圖涉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臧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君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

隨駕隱士時務道學因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橘黃

唐李伯玠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候然耳宋陳郁藏一話腴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丈夫省察是奴僕非專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但有緩急之別知程子所云志爲元帥氣爲卒徒豈專持志而暴氣哉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則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珠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憲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菴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

之絕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風防椊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籾致石燕清之香空齋蕭寞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麻香癖蓋墨之與香同闋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瘴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玄曰地慝若瘴蠱之屬賈公彦云瘴即瘴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國語晉謂女德以伏蠱慝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敝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兇當為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言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洪要用字苑始分其別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愆反音蔫於焉逍遙於焉

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愆又（音烟）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其寢如後人之卧護隶羽如後世之揮麈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欛柄

張無垢云欛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傍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虯潤玉柱三分潛虯無名指也奇兵潤潛虯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鐸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將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

壯女為一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簰諺所謂戽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徼也

嘷歸

史記漢高祖紀為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嘷呼之嘷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覊歸厭事少所嗜欲嘷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嘷說文禮祝曰嘷皆可互證書之以

廣異聞

晦菴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詆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荊公不用蘇氏吁可怪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荊公德魂九原尚在必將貽骨髓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甚勝於地下乎

儒梟

後漢書蓋仲綬智為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徂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脇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悦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效其揆一

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竝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過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韙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貰此古今第一小人也○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冉求聚歛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𤨏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絆水[illegible]而平理彈之有好聲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輩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号三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

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闊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予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耤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畯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傯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皐益為臣有使民盻盻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君子在州縣寛之一分民受賜一

分阜蓋豈不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做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者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

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崇遇美事乎書之秪辱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多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遅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齊民要術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略載其一二如劉烏更切開荒田法林木大者劉殺之萊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云萊死不扇便任耕種似萊意鏰楱鐵齒杷也稴一感切耕掩也耩秋耩故項切耬熟耕耬下擾也耩以為良蕪胡濫切瓜蟲也苯奔去聲叢苯也無方九切無䵝引食餉烏驕經切渋

意飽食亦不飴腩奴感切腩炙酵起頰也餢鍮切無音糗䊐無音糭粍上草片切下蘇革切𥢶白音代字从朿淒音齊鹽漬物也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嚙之況民間其可用乎

敗棊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鄴龜敏之獻策濟王從珂魏思温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箴鍼矣

韓文公汴州亂詩自樂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謫濫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從兒遊鄭府委任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

雀語能免冶長究白樂天烏鶴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賞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衛汲傳嘗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幻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吏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與古者屋誅蓋滅人下蚕室之類耳鄭玄漢儒曲見誤天下而啟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錄卷之九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冥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雀語能免冶長冤白樂天烏鶴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當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衛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吏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娶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與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豎儒曲見誤天下而治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錄卷之九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奚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
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
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
王子喬誤也久矣

兩莊蹻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跖蹻廉注楚之盜曰莊蹻韓非子曰楚王
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蹻盖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
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蹻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
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治徇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
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按小說載
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
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
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
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晚而嗜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
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
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爲名宦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爲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妻于宮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閬州者也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

菴則力辨以爲眞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顚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眞愚平生讀其書眞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眞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顚語今讀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果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顚書爲韓之眞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喩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弈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顚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傅說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歟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内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竪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擧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有料之言也莊子載大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巳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資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資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賤妖漢文之啓侍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

佚遷九嵕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
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
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
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
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殺孔明不殺關羽
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耶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
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
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考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
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
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
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為是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
飛寃死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
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

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頴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憒然矣千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暢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横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弃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方望譏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

戲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某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屢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攙亂邪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歸奴苑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喦同時韓㵎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眛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類此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詞五代和凝歌者凝為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真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温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郤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瑶光龜兹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正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

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云陶九成乃謂為駡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酇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鄭某為將自比蕭曹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語時謂之尿汁諸葛亮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録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璹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温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守素藏書最富制機必其後也

度穀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穀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蜀士

唐憲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錞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曩氏英族袁溉字道潔其學得字富
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過青城拖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
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
爾有一人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
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
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
清時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人
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
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
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凋𧼈

魏書蔣濟疏凋𧼈之民葛洪字苑𧼈作皺九偽反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
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
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
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
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
臨人以德則未能寘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林焚筠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外物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馬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孰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纂字徵和崔儦字儀張儦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四皓姓字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園公一也綺里季二也夏黃公三也甪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截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為園公者盖亦此例豈足為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穎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比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鷄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名與字竝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為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歆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即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兆于此與兄漢為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肆拾餘年亦非偶然矣

丙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當是禹之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遂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趙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刋溝泉沠處平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楚)人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

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
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
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抗親藩之而實不然逆
機秫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為之備
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
社稷為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璀言于德宗君子以為忠孝兩
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為純臣乎
敦之凶德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
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
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碏是也碏子從亂碏手誅之謂之
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璀終也不能如
石碏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
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
情此非敦友乃導友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
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
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為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
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
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

而已使敎謀夲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拜導妻曹氏侃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駑痾耳若卞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耶夫濟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轉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太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从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卻然斬劉偃以救導大覺勸帝大赦天下梟亂之首而以然為西中郎將自以為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俱如此才略可如管夷吾之輔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虐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吴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北江東之王謝爲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令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隷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沖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樓嘉學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偽樂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孫子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惜也哉嗚呼子書之粤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蕭子華子喜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謂錄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荀悅漢紀三者並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譏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罘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邊云安與玄圍棊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容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使去其姓知為王耶謝耶彭耶

盖姓有二

盖姓有二 漢盖寬饒盖勳音盍唐盖文達盖蘇文盖嘉運音蛤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獨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忘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公若謂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丕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賈誼新書引鬻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彭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複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緤錯挐薄緤姓僅見此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詢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肇湘陰公責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漬鬼岳
祇愛其血食念其藏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
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
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
亦必以女戎勝隋書曰軒門之男袁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
陳希烈崔娘事尤異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掖房浙西布衣崔義正上
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
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
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鉤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
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鯈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
廟碑云意陽鱎化而為魴喬從魚為鱎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紱漯本濟漯之漯漢人或寫漯借作濕字用嶃漯即潮濕也燥與爍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燥謂乾爍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託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比袵之際出

燭屛腰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縭爲帨巾誤又以親結縭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馨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鐘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咳劭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卯

之性爲錐不粥不孚則不成爲誰爾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摶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譫矣

孫明復論大玄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删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觧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風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云秦關之百二雖騁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皐羽詩

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䃰鶵淬光雖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皐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鷗白波搖空淫弦月舟人倚蒼蘭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臘城武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家上無啼烏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似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戍近風鳴拆汪空雨送船隣邊燧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藥氣近襟青暗光珠毋徒秋影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藩墻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多鼻羽于抄濕字多作溼盖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為溼非

孔明寫申韓書

升庵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吾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録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摑天橐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摑天橐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貞大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見

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謂周禮大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
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諡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海漢
隱者始宦官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諡自妻婁之莎車
始黔婁之諡即匹夫之諡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
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
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
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裡人一變而妙眞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岣嶁尖祝融之峯
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鈷萬八千丈不可上
仙𥥆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
瞰星斗下雲堂朝見陽烟遲追尋直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
結蝌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基本流傳世應罕青字
名狀人空瞻求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衆昭刻箴銘暨
款識橫陳駢辯和釜韓胡爲至寶叉棄置据摭磨蛾損烏蟠文
闡朱張遊古麓齊雲天風影佩𤘽搜奇索秘跡欲偏春倡擁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覿一字豈登甚忘括非關崾嶸阻登陟

定是藤高龍窺覘好古子生嗟太晚拜嘉君貺情深忺老眼增
明若發覆矢喙禁斷如施鉗七十七字蟄蝸虎三千餘歲叢蛇
蝌憶昔乾坤淪息壤蕩析蒸黎依莽𢬵帝嗟懷襄咨文命卿佐
洚洞分憂惔淵拜渚泥没營窟鳥迹獸远交門庭禹來南雲又
北夢真壑西披仍東漸黄熊三足變鮌服白狐九尾歌龐神後
乘包湖接玉牒前列温洛呈書疇鼂求太史窺風舞那辭觝平成天地
猶垂謙華岳泰衡秖鎮定禹貢氏徙逃嗎喩文章絢爛懸日月
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全皆殲
此碑雖存豈易得陸有巉嵝岑嶷巖是吾過絕壑黎藿窮影颭
瑟森欄柟湘娥遺珮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斂造物精英忌泄
露秖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鐫巖壁要使好事傳緗縑著書
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琚箴唐煌輕翰蟬翅搨煩君再寄西
飛鶼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
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
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皐皆
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亦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
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
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又舉其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一言禮數段證之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黄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荅汪尚書書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盖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恩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蘊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晋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晋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禪議郎張訓韓説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泉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泉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荀悦申鑒（述此條是學者不可膠守一説而非諸家也）

荀悦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説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説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没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絶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

有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讚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言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屨人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嘗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魯語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為婦女作屨乎曹操猶使妾賣屨周公不如曹操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髠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剥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

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録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擲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戸之謂坤闢戸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辭也循曆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温或售妹獻妻于侂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僎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瞿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兢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兢所書

一卷爲弓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本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棊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此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公盂鯨鯢澎湃舟楫寄觥白刃豁然節制誰從此所以識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横得宜大者縮其勢而瀰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反言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痾入骷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

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夂湫大沉

秦詛楚文有夂湫大沉之語沉之為義世多未辯按說文曰沉濁黕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沉斥應劭風俗通曰沉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馬常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沉顏師古曰沉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沉潛又云沉溺沉湎又云黕而深沉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比方謂水皆曰沉不獨齊語爲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王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長含反當呼為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虛渫十七湛注湛即沉沛之沉大澤巨浸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睞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
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
○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即本無
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録之
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賑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
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
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
石朐山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
立也朐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
有坐瞻海壖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盛辭包四海而入
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楊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
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
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
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
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
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踴波其北則盛夏含
凍信斯言也必弁包夷夏綰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
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有
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
曲江僅得分滻為沠而滻灞合會之地乃在宜春之北則其地

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于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名三嵕園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歟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而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曰上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子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

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嘗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者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

比之可謂文而諷末句欲其耶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顔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

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
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
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
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
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
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延八百里其右阻河
其左傍山而西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
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
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
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難
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
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
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愼按百二十
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
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顧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
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淸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
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

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後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水漏之流曰濮呂力切（水合篇流泉踰瀆注）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小匡篇蘭盾鞈革注）緷統為古宛晃字（君臣上篇）邪芟即芟（五行篇）疾者兩手相拱著而不伸曰擇迎（入國篇）城中無積糧曰無委（事語篇無委致國城脆致衝注）鼽古搗字鐵而火曰燒式照切（同上）銶其休切鑿也（輕重一篇一鑿一鏶注）銚時橋反長銚也（同上一篇一銚）一岬丘即葵丘（輕重丁）二升八合曰鏂烏區切（輕重丁）（輕重丁鏂二中上也注）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湯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前後翳晦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嘅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令朝覲諸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

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竭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覩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書諸史冊

求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說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産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
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
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燬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
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體
無衣襦（唐蒙博物記）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其實四五稜）其食之多汁味
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暢異物志）芊之依水猶冉植地靡
見其布漠爾靡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郭子玄芊贊）曰州番者其實
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鬭林異物志）象之爲
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爲口望頭若尾馴良承教
聽言則跪數牙玉潔在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烏鰂
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噞波潠墨迷射

小態（萬震海物異名記）尾瓏鏆聚連鈍狀如渾池戭文外有而內集
（萬震海物異名記尾唯贊注首爲蛒爲皆渠爲蝀爲此魁陸海錯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倪視魯
如猿仰株入如沉鶖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
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瑤玉三句一韻玉音裕三字一句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
海物異名記）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驥
以角駭雞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贊）神物有
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紀記）一跳八尺兩跳
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笮複引一索飛絙棧閣其名
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益州記橋贊）高山嵯峩巖石磊落傾側縈
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袁崧宜都山川記）蚺惟大蛇既洪且長
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瘡賓饗嘉食是豈是觴

南齊志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 揚孚交州異物志云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予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子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之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啄之聞聽知之分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漸於再問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頌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棨折劍服棄拱墻肯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迴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鐵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

毅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羙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羙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羙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可以恕眞小人余曰子不覩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怒狐哉

卷之十一終

用鑑總録卷之十二

歴代名臣奏議

歴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閤䧺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覩歴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殺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可以恕眞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欺我哉

卷之十一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歷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書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臣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潛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乾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寀字從冈不不不花蒂寀檽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

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誦言皆有理

禪學俗學

鶩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

譙昔

詩云知而不已譙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譙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譙也然則譙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譙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著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譙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繼前媲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

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氐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鴨骰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一絲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斂之急也宋李諶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崓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崓詩云鳴鷄發晏崓別鴈驚涑州晏崓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崓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崓之崓亦水島之類也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及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

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爲兩句云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見者當歌爲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遥同羌嶺雪而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啼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盗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賊又做官又觧賊一詩云觧賊一鑼三棒皷接官三皷兩聲鑼皷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刼彎相近有逹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刼彎中打刼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憇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爲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盛孝人學微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 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乎傳贗書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矣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誥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小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命出愈奇子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　亦祖太白句法

阿䩞廻

太白詩羌笛横吹阿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李公謂楊文公曰子不能為唐時宰相蓋爛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

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畯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室奧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叡無數之繒褐不如散廪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附音拊太白詩羌笛橫吹阿嚲廻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滾夫御史謫爲蒲城傳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轟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閻西麓爲予言親見許子慕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數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爲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荅吾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鼂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讀琴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崇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鬬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肯扎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浮慕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鶡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

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
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

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濫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纂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閻樂之戈已及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

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不覩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詳

遺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文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菆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輙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欵臣賤如㹮狗微類醯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

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況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道之無不可者晝見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晉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大家有傳録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己作也今録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横之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引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尤為貫穿南燼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

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詎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臣此之謂也

周司寇匜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匜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匜用延用

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經覆轍于夏桀之焚黃圖再究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揚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貺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皋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間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丘為甸旁一里為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水方割未遑復循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皋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禹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

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皷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愽約

愽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愽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堕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己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峭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

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闊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實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無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修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

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讙讙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金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語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覇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循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價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槍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皐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荀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頌句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猶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

○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鬭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鬭人之民日欲與我鬭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鬭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昔扎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渾麋而蒙彪虎之皮尸鳩而傳鷫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蒇而卒亦迂矣哉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嘗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長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爲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維噫之歌也衛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維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奔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維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耶鳳衰於南楚歌維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維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録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

鼓黃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憒然而嘵譁無已也方遜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又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迺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

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閒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觀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為西周萇弘謂子朝為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為襃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

還王城千里而遥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贒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説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愼按邵尚書之説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愼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爽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左傳疏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産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善省字

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
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騤曰古文取詩郎云詩取書郎云書是常體也或以康
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 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 以咸有一德為尹
告禮記 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 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 不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 直言鄭詩曰詩國語 止稱汋曰武
曰左氏 或稱芮良夫左氏 或稱周文公國語 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 摘
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 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
謂之卒章並左氏傳 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舊同作者為

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勢焉故並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
有此土紋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奇奧而嚴厲非深於文
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
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與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史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易文其辭于真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漢書引尚書放命圮族又無激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憮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盪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與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者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涂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録卷之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270469 v.5

丹鉛總録卷之十三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訂訛類

越絶越紐

越絶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袁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録疑越紐即越絶也絶與紐字相近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循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

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負鼎之才也猶書曰逆衛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衛秤也尹曰逆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猗旎

楚辭紛猗旎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猗旎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相如賦又猗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偈之猗旎王襃洞簫賦形猗旎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猗旎作上聲誤矣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傳引諸書以謚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臣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湘潭雲盡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illegible]所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云云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詐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愚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為正色相克為間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間色緑紅碧紫流黄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己合而為緑則緑者青黄之雜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為流黄則流黄者黄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黄一作駵黄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優孟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効俾有遷革又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傳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王輕邯鄲自注音墨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檥船作俄漢碑凡蓼義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十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十遺之為十姨也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篪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蝦寒鱉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蓋炰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鶴烝麑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遠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遂乎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匡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俊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

公之語也然祭義内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為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蘇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非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惟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傳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蓋唐時亦嘗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財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浸淫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

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覧周王傳踨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録三孝傳有考案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函菴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爾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弇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𡨦其字從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此菴印章菴字作盦說文字篇皿部有盦烏合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戔饋盦盦為器名而借為菴舍字恐盦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趂筆之過也善吾既識即沉西施

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誣後人予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刓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一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均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璅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訕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淸訛呼部頭爲

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蒙集部舞旋色參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爲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妝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録

均即韵

唐書樂志古無韵字均即韵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韵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兼五帝及三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韵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韵字鶡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詩偃曝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咀嚼之狀但垂饞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卷畫

畫家有卷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卷畫溪然其字當用綣卷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卷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卷翡翠釣鰕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辨妾字从辛非古篆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泆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二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弁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爲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爲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肹蠁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肹蠁布寫晻薆咇茀司馬彪曰肹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說文蠁知聲蟲也爾雅國貉蟲蠁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蠁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肹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肹向布寫之義又揚雄羽獵賦蠁曶如神李善曰蠁曶疾也蠁與響同曶與忽同又甘泉賦薌呹肹以棍根則肹蠁盖古語也○蠁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命也如嚮荀子應之如影嚮形子若然嚮然是也左傳作向揚雄賦作薌漢隸作

響又作響又作韾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歛字音義

廞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廞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廞其樂器鄭注興也又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司裘大喪廞裘司干大喪廞舞器司樂大喪廞樂器鄭注皆解為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廞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及墓銘廞衣既徘徊墓田李華權文公墓銘廞隧納書禮優職褒宋景文貞宗輓歌云廞姜淳晨旭遂筳咽暝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曜椒掖廞儀皆得其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淫之鄭氏注讀淫作廞謂水淤泥土而留着之則助之為厚也唐書滄州無棣渠久廞塞薛大鼎浚之此廞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剟也揚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

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刋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為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塵錄所云郡府多刋文籍且易以刋為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傳當作㓞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栔從丁度集韻又作鍥皆鏤木印板之義刋為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與九卷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説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為白二黒三緑四碧五黄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駞使

木蘭辭願借明駞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駞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駞唐制驛置有明駞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駞使賜安禄山荔枝見小説

鍾葵鍾馗終葵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傅會也宋宗慤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傅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采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為椎以下殺説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

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頽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圜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篤簩即澁勒

韻書四豪簩字下注云篤簩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産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鶠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字又作澁勒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麥舍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舍金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為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蠡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注曰蠡瓠瓢也然蠡字从䖵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楊子方言云𧓍𦐇瓢也字從瓜从蠡劉向九歎云𤯝𧓍𧑊於筐簏今閩廣之地以蠡魚殼為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蟲殼代瓜匏用也故𧓍字之取義蕪之暇日與簡西喦談及此湯筆之

蕭𠌥與倚疊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倚疊無形注倚疊與蕭𠌥通飛騰迅速

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敢黃庭經姹女窈窕翳霄暉宇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榫卯字

近峯聞略說木工榫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榫卯也榫卯圓則圓榫卯方則方又引文集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榫也又引金史張中孚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銜謂之鼓子卯余按榫卯字當作筍牡箠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枘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枘有牝之象筍牡二字蓋亦古矣榫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枘鑿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謂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辯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今俗本子程文襲用枘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字于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者寫枘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蘗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泊王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

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大泚臾巴同又子邪切萊壞也一曰獵
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
草曰苴字一作菴又作洓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
又側下切苴菜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俗作葅字又莊俱切姓
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
苞苴褁貨也

頓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萵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
也

查字者

說文查浮水也今作楂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
今是混用莫知其非畧錄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
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
桑不為查王勃詩游灘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
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
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
查分寓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又云土風無縞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
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奮張騫又
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句愛槎頭縮項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
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
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蕑蘭字

古文嫺與憪同見後漢書嫺亦借作姸娘之姸論衡云形佳骨閑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姸之借也閑乃嫺省柬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屾 音詵

文選吐談生風欲野歕日月爲之搖震袠音真山所臻切字一作屾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談爲趙同以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棠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于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魚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衍即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行足行當作䟓見龜筴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偶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也頤亦音陽

撻打同字

書曰撻以記之撻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撻非打字从

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録云打字以音義亡之當
爲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爲莫迥切盖打字從丁為聲與冎同音
又轉爲入聲與鏑同其義皆訓擊也義與挺同故俗借用之是
知犀書挺字轉為打韻書音冎歐公音鏑俗打語打坐打乖作
挺上聲於音和同爲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觳觫

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觳
字見周禮其字從㱿省殼亦角之是斛也觳字義無聲角字聲
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㱿非食也俗作𩜹牛之恐懼字
當作觳觫觫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𧥠𧥠
𧥠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吴吳

吴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鋘斧注引
張揖䕃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吴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娱張子
厚理窟云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吳自吳吳自吳何得混邪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
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
夷顔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高
方勇占青雲所瞑其下有賢人隱纃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

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若多擕山泉御陽王鈞徃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遊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毇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慰斂沉也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奚稍門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颸颸兮木樓樓罔兩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女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成玄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托焉而逃同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乍閡澀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異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輿托焉而逃同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乍閱瀘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異

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舜紀穿為匿空旁出莊子罍空之在天澤洼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地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為改藏入此室處穿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也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于湖曲以正之

硱

硱韻會以為硍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硱硱石與自注硱綺鏡切音義近磬非硍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譙同與高帝紀譙

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
詰守關者

尃甹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爲旉旉華蒂也通
作敷鄱陽南澇仙詩紫芝刻紅敷丹泉激陽濆字書作尃古詩
紅萼青附定蒲枝字又作荂莊子折楊皇荂通作華易枯楊生
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
樂史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
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實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
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
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疎畧如此

先其祘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祘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
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祘古算字近俗本改祘作算而
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
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
作祘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
命也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斠作較不知斠勘斗斛也較車耳
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

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銷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蓋史元帝本出牛氏謬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其應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嘈囋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囋聲皃囋與讚及囋同才曷切今本皆誤作啐囐作囐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李陽氷

李陽氷字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氷即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駮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愼按宗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傅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怪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刋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書于此○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晏公類要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又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

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爲別巴月三成弦可證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葺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荊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襲舊遊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念終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竟不果其願也竟終于採石病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舊言云唐殷文珪高駢皆有過李白墓詩既有墓基流俗之傳不可誣先賢與子美耒陽之誣同

傃字音

班固典引勤傃旅力注傃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錇

儲光義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容奇言清淨者闇閭徒白錇按子書錇毋裴切金別名其音與翼韻不

叶或是菩字菩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自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録已
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
之言古本作㠸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㠸本二字不可
混為一也㠸浪之㠸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也文重言之耳書云弟退
暇食追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
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
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
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
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師
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
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
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黃中正之色馬國用
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
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謬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爲毅近于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佊送

古昆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佊送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名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潁州滇陽音眞其後訛爲愼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填字又音塡塞之塡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吝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呼呼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

須山在和州界七寳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隷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轂隊皆以俠爲夾

濼灤三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禹貢之濕水孟子所謂瀹濟漯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縣濕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丘水合後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濕水注即桑河也出鴈門陰館縣 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濕力追切丁度集韻濕濼灤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今亦謂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濼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陣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正衛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頗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

甚長滔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溝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

兼與永通

古字兼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兼矣博古圖宋寶用享作兼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岀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岀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鄮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鄮注鄮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鄮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阝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徵傳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録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菁作盆而音叄之寬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議評諸葛乎

甓字音

甓徵字見獨登進士蔣林攄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

真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適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垔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巳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頭闐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紃以川為聲詵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其後秦為苻堅諱隋為楊堅諱皆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為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為駝左傳賈佗北宮佗陽佗毛詩陳佗五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桼

方言吳有桼娥之臺束皙賦朝享五罔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桼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桼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桼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主精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十

共其發光注斗音主豪音徵禮喪大記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枓
甘氏星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溼水
一石其泥數斗以溉以糞長我禾黍

杗杅二字之分

說文杗棟也今之椽斗杅子徂公賦杗謂分相實與栔徂也杅
機杅也二字皆從木為義從子為聲俱登之則為杗並之則為
杅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芋从草亦得

齊子豈弟

詩齊子豈弟與徬章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
箋豈弟作闓圛闓之訓開也圛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
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澤注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闓音
愷澤音釋闓澤之訓樂又通近遂爲對鄭玄文穎二說雖殊而
字義則近之矣今文作豈弟恐非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子按秦韜
玉塞上曲云席箕風起雁聲豪此豈箕踞義乎席箕恐是塞上
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悠遠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莊子有
荒唐謬悠後漢書往東道悠張平子西京賦建戾旅之太常紛
飈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從諱之改嗔目作徽幞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町疃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迹也說文曰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疃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即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疃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疃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廬石敢文原隰既坦疆理疃疃毛伯敦銘子既疃商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幽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婬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韝鮮明王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

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注妖蠱冶艷也或省作蛊人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蠱逢古蠱子之後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遑云避漢明帝諱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比閩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亦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欸乃

說文欸乃𠳿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从欠如𣻻之作歔歎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楊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注欸絕語歎聲楚辭欸秋冬之緒風是辭用之於句首楊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證云欸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欸乃曲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廼深峽裡靄廼也曖廼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爾欸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襖靄遂欲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靄廼欸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乎愼按欸乃歌聲本無定字劉蛻劉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

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唉者應聲如噫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𩂯𩂯歎乃自欸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觀之乎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摠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備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

徵字音諡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諡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諡言語相違而不明諡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諡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諡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畧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具五勇而輕又云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又歸矣又曰美德輕不忍乂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去聲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饔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即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飧字從夕食今作飱訛矣

七十而耡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耡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耡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耡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録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耡音助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異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以上孝標世說注）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永乃知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録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李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漢鐃歌十八曲白朱鷺至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恊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晋書載記簪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君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奔趨曰走上聲趨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

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李布北走胡之走是疑
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
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
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
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
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截屋而行可乎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
晃侯問于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
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輕於立論乎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
不盡八刻白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歛録簿則
其來古矣

麗之爲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
曆紀古者麗皮爲禮

說文鼂匽鼂也揚雄訓纂說匽鼂爲蟲名不知何物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爲步音義
與甫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税柳子厚鐵爐
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
墟水津爲步晉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録地名有龜步魚
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

徵之邀垣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
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柳玭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
而取范湯之誅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
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
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謂誤矣楊雄言
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
言馬犀金人也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
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何得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
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貌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
之長竿是也履乃云御者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
也此何異村學老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未點目諸史天文
志亦當觸手隨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
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
詩子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
者此何異背瞶昧日人語乎

史記上有檮者下有伏龜徐廣云檮音稠左傳入元入凱有檮
戭漢書藝文志有公檮生師古曰檮直由切其字从木霍去病
傳有檮余凶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濤盡因陸德明九經釋音
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檮杌凶頑無檮匹也以此證之則檮杌

亦嘗音稠挪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拑手觸禁之語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唐李涪云後魏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豈若存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舞控其口則語涙嗢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識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亦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革而睆之睆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王纔㵸之㵸音銚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粮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著衣選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義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番調有時教閲有法說御有律團五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彍騎衛佐小郎官此彍騎之弊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020670 46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修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夾胡公石槨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賛曰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嶺陰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嵫嶺作汝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淡干作乾非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者爲難古刻之存于今者岣嶁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宫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今無絹素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甎晉工刻之宋潜溪許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顔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絶藝信亦自有人哉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娛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居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及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譽豫同游其下也

使者曰信

越絕糧告糴于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炎報帖永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誤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徃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徃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荅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其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土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耶

卦字解

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圭古文圭字爻古字象交窓形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鬬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朝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恢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今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王揩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内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

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非也其字作㕣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爲偏傍者可證爲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林見意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轉注

唐王叡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雯

字詁雯雲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詠石淙詩石裂雯華清月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雯華實樹忽當眼三墳書月雲紊雯

悖出悖入

並辭競諸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毆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書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毧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象古歎字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輕字義

輕顚會云牽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莊叔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左師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兼輕留及輕車將軍皆音牽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漢書敘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似曾八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偏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

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容未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遨筆史臣以代鉛槧事官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僞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年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特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

閒東坡鵁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妝爲轉經今人爲寫字爲轉經非也西方之俗凡蕉亡以木晛圓爲二輪象一用梵篆牲書一用梵篆牲書旨內而外牲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牲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毋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从口从大作圀者牡文也作圀者牝文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明也洗也絜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烝馬音圭詩吉蠲爲饎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彈竟懷英題黃彌守具江新舊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盖紙文如水文也

慮歎變慹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壬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歸將又負載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

鳴所謂任者皆指埋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至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來其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阝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也之邵是也三國志作邵或作劭从邑皆非不叶孔子之義从卩爲邵召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為霸聖傳而為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搨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士相見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通名為謁至漢猶然晉人謂之門狀唐人謂之投刺今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徐穉傳弔妻醊酒畢留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歇切又音葉訪也請也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請謁則起皆從此音今呼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賛二唐潔己乃點乃污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

馬睪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
例也宋樓鑰表游點從班列塵宥府

黽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黽音蔑爾雅注引黽勉從事或作蠠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黽當音蔑黽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摵

票姚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皃票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鷂音義蓋明票與飄同鷂鷂皆勁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下音

五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荊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趣韻邪愼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謎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謠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鷂古賢相傳自有此一

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湏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湏臾焉注湏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湏臾湏待也左傳寡君湏矣是也臾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義今之所云候屈古之所云湏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蘭刪芳草歇疑歇字似越韵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曁象形之直陰陽之義其爲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禮注珪琮之琢凸曰理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凸者音垤凹者音坳又音窪地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最少假得借音轉注耳又詩鸛鳴于垤註云垤者古凸字

昝姓

晉書有昝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酇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爲姓而酇訛爲昝（酇省作賛賛訛爲昝）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凶象凶凹受物之刑凸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𠚕字象半凹之形叵女洽切物可覆壓者从又凹𠙹古文匚字从側凹凹他刀切古器名今白話讀也𠚕受玉器也卽話讀之讀今文作㔶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垤同釋文引詩鸛鳴于凸周禮圭之凸曰珇○說文無凹部止有凶部凹爲毋而凶爲子說文以手爲毋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爲補之

八分書名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皆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田市入爲闍比抵湖出名爲闍中之館名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廣韻名
卽亦字

張禺山戲語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緑蟻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觧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苹秩𦮢欿左傳注作犒飫蕭茅書注作蕭茅蔓菁周禮注作蔓菁

楖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楖氏雕氏注楖莊䓁切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櫛註櫛楖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楖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爲之櫛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楖爲是

菑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菑栗不迆沈重讀菑爲惢西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葳傳立臬棊亦爲菑菑葢借字今文作傳又作剸史記不敢剸刃於公股管子春有以剸耕夏有以剸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剸戰之賞

𦥑古與餔通

𦥑古餔字𦥑字从臼从日餔時申時也說文申字从臼自束持之意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故臼與申字皆从臼

饕餮

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㮣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元俗之考定爲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爰稼穡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也音杜自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芒芒社是土亦借作社也又字書土苴或作蠚苴沉不熟也是土亦通作蠚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

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頴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群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䗽蝥蟲名蚑蛸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蚑蛸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倚左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秦紀

史記史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鄒生傳後又附鄺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㝉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㝉咤字一作咄嗟晉書咄嗟而辦集韻作咋唶古樂府作咄唶今俗書詞曲作趆趤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圍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為府狼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畫圓右畫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由从口會意闢方之法出焉畫又从口會意畫也者畫口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畫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後矣且鯀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絶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誤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戰國人名有董之𦾔菁董姓也之𦾔菁三字其名也按名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圍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愔詩戎壘三和夕校文

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
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
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
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史記封禪書注山陂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
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鄘衍又
水溢曰衍秦間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禮作羨漢溝洫志河災
之羨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
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解曰羨也又璧之溢彖曰璧羨義亦取此
又封禪書沕潏曼羨曼羨即曼衍也因閱韻會衍字下引証未
詳因疏記之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
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
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
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
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
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
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
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

乎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盖亦曲之別名

空石般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抵可謂之馳

大字古音戴音毀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鸇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漢志川塞谿坎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涯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淡音啖澹音談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久矣

賈誼鵩賦僒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因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詳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僒若囚拘史記作攌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攌當音斯全反攌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盖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爲詳說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乎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
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今之云字乃貟之省文秦誓雖則貟然注貟即云毛詩聊樂我
云石鼓文君子貟獵貟獵貟遊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
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字本文自
協韻也

曹真有名駃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製驫字音義與帆
同然亦贅矣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
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則遥遥不至蓋舉其父諱
以嘲之此可證矣

揚雄賦鶗鴂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只鶗鴂伯勞也蜀
童謠有陽雀叫鶗鴂央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
師古之音得矣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傳其書樂毅論太史
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
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
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
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遥篇孤鴈賦並其目
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哭皆訓多也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爲焉字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篆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古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乄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降古之極末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末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冊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抴為曳曳庾古字通也

丹鉛總録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録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常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愼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其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婿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以俟明哲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皷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抴爲臾臾庾古字通也

丹鉛總録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録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常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愼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見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瓜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有小鳳拜右揆是也

師㠯敎

鍾鼎古文有師㠯敎㠯步卧切朴也又步侯切或云即冦字師㠯者古司寇官也師㠯敎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熊朋來鍾鼎韻其字畫一二奇古在鍾鼎古文中亦猶行書之簡字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可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隷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

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二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褕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當平侯及平生不讀一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顔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躘破瓦東爪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僕射

朱文公語録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青鳥司啓

左傳青烏氏司啓者也注青烏鶬鴰也鶬鴰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鶬鴰鳴楊柳津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蠏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蠏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蠏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司馬遷誤讀王為王故遂飾為此謬說耳孔頴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自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臩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僕今太僕卿爲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録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觱發

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觱發何以為風寒栗烈何以為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且昔人所謂用則不窒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棄故名觱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觱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諺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芻蕘當詢而葑菲宜釆也然不獨俗諺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籟則衆竅是已其白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是籟之實也林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捲卷而坐徧覺翏翏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觱發二字尤爲簡妙又莊子說風之祖也淮南子云風之遇簫清濁各異亦以風聲比簫聲也字書颼飀風聲也亦以風聲比琴聲也揔言之曰簫琴是也宋玉所謂衝孔動楗及殷仲文所謂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皆可互證○觱字从二或相倒首悖楷書難於結構從咸者訛體也隸省作觱又作觱○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之栗烈論語注疏云栗至觱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由此觀之觱發栗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虛字用之朱子荅楊元範書公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理會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在：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

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䈇栗小者六竅名風管尤可證風聲觱發之說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録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銜鑒同歐治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輙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痟酲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録云竇攸舉孝廉卽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宗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北社惟□祥道曰後世宋有棣社漢有枌榆社棣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爲梅詩事料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王蛈蝪鬼谷子謂之蛈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之釣駱褱兒童謠云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范石湖詩恐妨胡蝶鶯麥笑借顛當穿守門

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嘗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大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

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揜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謟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嘗首之病也哉

高宗涼闇

尚書太傅子張問曰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庸也隱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涼闇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爲涼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

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廣聲云
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
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雅鍾
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
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
正雖詳而鑾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工
師所易而憒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律之士其賠
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
人多言而姤前傾偃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
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
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
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
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
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
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詩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
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朱子答人論詩書曰
來書謂潄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未除渣穢在胷其芳潤無

由入也近日有一雅謔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于蓉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胷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辭文選爲參术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爲笑蓋亦寓善僧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之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闕乎若以爲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卦名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黄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悪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歃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

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快不爲此也嗚呼歆旣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三易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蘆蠦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彖豨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豨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朮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

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刳之責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刳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鱉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筴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問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之不忍于龜即齊宣王之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余以爲龜卜釁鍾皆可廢也且古之釁鍾與鼓以爲除去妖災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鼓鍾之爲人妖災也

外字解

內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說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昧目而道黑白者也按

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
之此義始台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
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酺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爲言哺也以食曰餔以飲曰酺詩曰以開
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
酺合醵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
螟䘌有馬瘍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酺也校人冬祭馬步
杜子春云步即酺也則其字當爲步也去今秋律云酒者乳也王
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漢
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況導之使飲乎此言
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醉以敗楚
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
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林以妨民食斯則
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酺今韻音蒲

䴵䴬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䴵䴬音昇乎爲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

粔籹蜜餌餦餭

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王逸注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

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麪煎熬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晉桓玄嘗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饊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饊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餔以糯粉和麪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汙物具可留月餘宜禁㕮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饊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酹醆

酹首酒也今曰頭酒醆尾酒也

糲粢榖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糳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玄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待御七又九章筭法云粟五十爲糲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一斗爲粺九升又云爲鑿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窮於御通于糳楊桓六書統曰糳米五升舂爲四升曰榖爲五臧而四也古篆作⁂象臼⊙以見意小篆作䵼榖米臧

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以見意糲而糳糳而毇毇而晶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糲去而白毇矣未也糳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者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瑩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王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愼按說文一斛粟舂爲九斗張晏曰七斗九章筭術曰六斗古者斛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筭術爲是○又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臼米出甲謂禮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鑿之則糳米也䈑之則毇米也又簸擇之暘曬之則爲晶米即九章所謂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𣫌字从臼从米即古文毇字後人加殳後且贅矣𣫌入臼即古文糳字𣫌士角切音與齪同插簡于地也舂粟以杵亦象插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糳字从毇省則糳加米已贅又加殳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雀而漢碑隸字變作𡙇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徽之連昌宮詞驅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雲龍

密雲龍茶名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

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矞雲龍亦茶名也

脯腊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之事脯之爲言膊也膊特而成也腊之爲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曝而夕乾又曰晞於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而成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又服食家陳臭醃藏皆禁不食則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藝文類聚束皙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與二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龍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會奇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煑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艼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曰劉尹茗仃有實理茗仃亦茗艼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丹鉛總録卷之十六終

丹鉛總録卷之十七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邪爲陰賊巳酉爲寛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姦邪六情者甲乙爲木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寛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姦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甲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爲貪狠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者甲乙爲木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狠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爲何語按後漢書註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即此事也

數目類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黄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播五行於四時之序言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臣清濁言則曰宫商角徵羽以律呂相生言則曰宫徵商羽角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既無意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春官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說

怪異類

玄鳥銜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巢燕不從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爲誕妄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卜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郝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

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循末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餙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虗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鍛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廨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數夯數日易以他水變態愈奇踰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氷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好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山西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鬬雞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爲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没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守李冰所爲也見李公儁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爲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黃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録漢章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輙没不得出宋江隣幾嘉祐志云徐積廷評監税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絶不聞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爲何物近覽嶺表録異云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蟇爲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耶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爲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誤矣

檀嘼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為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句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晛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冪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脣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醲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也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廻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

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山花發齒香 天然去雕飾
梅苓水月誰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盡竊病近日學詩者拘
東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
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
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
不可事君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
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
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
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
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02×3471 v.7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郎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涿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瑶池

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觧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眞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耶

百東坡

東坡泛頴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兹劉須溪謂本傳燈錄後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二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岨雖託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

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王雪山論詩

王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該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詠詩之病也今世詩人與況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鵶奪鳳巢直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桑葚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桑葚美味鴞食之而變其音鴞不食葚試養一鴞經年以葚食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龍頭例此言亦可言蟻著戀可篤乎宋人不知比興遂喫解若此儒生白首誦之而不敢非可怪也王雪山南宋人

魚若乘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

拋堶擊壤

宋世寒食有拋堶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堶堶七禾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李白詩祖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李

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牛山用字

王半山文祭王璧馬曹傅自傷門人湯魚會子垂涕又詩曰湯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湯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湯之門人曰湯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黔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

黜善還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
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
而世傳者少錄于此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
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
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
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
下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
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
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
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
偽也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循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黃無
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
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
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而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
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詩用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

寺語雙雙此杜牧集中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
詩好用數目字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
七十五長亭是也

回颿撾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
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撾
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子蒼有江行詩云
回颿移鼓櫓策杖送挐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詩賦用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
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
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
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
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
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盖冶容艶態多出於膏腴
甲族薰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
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
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
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
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釆薪之

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鈞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吾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甚精當遠勝宋人

季札墓碑

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爲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内典云爲善者諸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書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

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也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烟冪遠郊遙峯没歸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梅谿注東坡詩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山東民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淞音宋稷雪也蓋以有雪為豐登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甕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霧豬泉云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不引

張說詩

江摠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遥同葱嶺雪春心既易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徵變數字不妨雙美

明月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祖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

地莚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入角磨盤

朱子語録云人謂楊億道禪學者以其有入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譜説禪六月一日後入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入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辭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蒲稹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為趙公詩也

丁屈朋斜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内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荅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悦擢上第此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鈷鉧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温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見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持金斗熨愁眉

天闕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門[illegible]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為知言也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木注句在陋邦何足数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此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絶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絶相類亦名言也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鵝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寐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藥成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兹山蘊靈詭憑覽趣亦贍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曾阿渡且引絕岩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蔭伊予乂緇涅復得味恬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贍音慎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為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辯誠膺籙維皇稱有建䄍梁驂四馬高陵馳大傳河堤崩故栁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鬭息洛浦河圖獻伏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圃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氏同論年

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邪

○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列詩惟見此首耳滿長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萎廢歸丘樊蕆寒見松栢身慙淮陽老名忝梁園客智隱非市朝進賞在山澤雝雝揷天樹磊磊閒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今罕傳併紀于此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于南宋戎馬倥偬筆硯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嘗弄作屋樂家居雲碑風篷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詩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魏文帝示群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漾咽嗌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金雌詩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讖曰雲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阻交哉亂也當何所惟有隱藏推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祚短也熹桓玄滅亡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後考隋書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金雌詩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為一代絕倡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

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蕃地豈曰財賦强乃類張打油胡釘鉸之語雖村教督食死牛肉燒酒亦不至是繆戾也後見宋人龔鹿澤編無後四句又閱韋集此詩止十六句附顧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乃吳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着糞也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為千古之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鍾矣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臠云此意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絶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士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艶雪

韋應物荅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艶雪孤抱瑩文冰極其工緻而艶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艶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艶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艶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艶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廻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艶也然雪之艶非韋不能道梅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芳

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儀游稚乎不接勉哉爾之道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廚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逌書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荅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緑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荅詩云可憐誰家郎緑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太白蓋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别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

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款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款君家李郢詩闘説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款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款黄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款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款我求珍有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李白帖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李白書今有石刻存又見甲秀堂帖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説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漫漫兮糺今諸書所引誤作札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宇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胥子乃学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顅脰有即顅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湯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懸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𩲃貐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内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撥傳鯁鮞鷦音昭鷯音才鶴鶉音鶉蟭螟尚貪其生蟂蟟料

西蜀苑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袪前惑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獨逍遥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陳景元○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全生也陳詳道註○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鬳齋註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

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揀之無目也揀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懵於此也

三千歌舞

許渾淩歊臺詩曰宋祖淩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胸中無學自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揀郝天挺之徒選以為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此不廢耳

石蛣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蛣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蛣用荀子紫蛣魚鹽及文選石蛣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蛣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衙亭轉刻轉譌漫一正之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光眇視目曾

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賦情賦聯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治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庾信詩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絶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餖飣生澁為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唳為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

兎夜哭謂憂其毫將為筆也堪一笑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雖一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稱賛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岩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飼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玉瑕錦纇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勲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從至右軍書帖多誤字皆玉瑕錦纇不可效尤也今之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為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哉

詩小序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辯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

于此小齋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王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李益詩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李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園載其全篇今錄于此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堦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題云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今閩方所刻唐詩皆非全帙先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為精備較近日所傳大有不同緣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帙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售極為可惡如顧況集其中逐去壯朱閣春潮浮綠烟最為警策乃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減為四卷而弔韓昌黎一詩最奇亦在減數若楊炯詩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維集又取王涯詩妄入之陋者驟覩競相語以為新奇未見而爭市之是重不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截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　曰門橫金鎖閒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

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磯横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遮回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搥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呈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真宋初有人爲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作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净來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免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騤文則識趣相仿佛云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

議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謾待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塲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劉安語將坐睡囈去也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冊鉛總録卷之十八終

冊鉛總録卷之十九

詩文奪胎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可謂得奪胎之妙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許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為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為土德程伊川謂唐為土德故無河患宋為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符文督此亦矮人之觀塲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劉安語將坐睡嚏去也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頴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冊鉛總録卷之十八終

冊鉛總録卷之十九

詩文奪胎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可謂得奪胎之妙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為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為土德程伊川謂唐為土德故無河患宋為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杜詩與包佶同意

包佶詩波影倒江楓與杜詩石出倒聽楓葉下同意二句並工未易優劣也

僞書誤人

劉子玄曰郭子横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註盛行于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與子瞭遲之外考官邵公銘批云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當時以為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是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傳指不似後生之束架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五平五仄七言詩

宋人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臼米出甲佛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七言皆仄惟此黎花梅花參差開七言皆平文選有離袿飛髾垂纖羅

吾猶昔人

椰子厚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詩曰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為誰用法苑珠林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子厚正用此事而注者不知引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衰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歎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齊溪仙人詩骨清書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見晉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辯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朱文公亦以為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秉文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彼單侯擇也

路盈訪璧

北魏承根贈李寶詩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衛文問鼎路盈訪璧狗篤爭馳天機莫戢璧夜王稱與彌同而此詩與紅踐同韻又以對問鼎則音義皆不同亦不知指何也後考他本乃是璽字古文璽从土見說文

角妓番螺

張子野詞番螺近額走上紅裀初趁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番螺雙螺蓋當時角妓未破瓜時額飾今搬演淡色猶有此制

津陽門詩

曾子固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詩鄭嵎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常事鄭嵎詩世多不傳余因子固言訪求得之其詩長句七言凡一千四百字一百韻止以門題為名其首叙開元陳跡也其叙五王遊獵云五王扈駕夾城路轉聲校獵渭水濱

彤弓纖彇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兎無所依自注中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逸翮奇姿特異其敘賜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淺逐犀辟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鴈相追隨注與王建池底鋪錦事相合其敘三國妖淫云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輝鳴鞭後騎何躞蹀宮粧襟袖皆仙姿其敘教坊歌舞云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窕窱蠻兒舞帶金葳蕤自注迎娘蠻兒乃梨園子弟之名聞者其敘離宮之盛云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末四句則世所傳遊月宮事也其敘幸蜀歸後至華清云鑾輿卻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霜悄悄迎風亭下風颸颸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床塵凝罨颯被畫簷蟲網玻瓈碑烟中劈碎摩詰畫雲間自失玄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瑠璃其敘舞馬羽裳云馬知舞徹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自注宮妓梳九妓仙髻衣孔雀翠羽七寶纓絡為霓裳羽衣之舞舞羅珠翠可掃焉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合然其詩則警策清越不及元白多矣聊舉其略云

劉勰論文

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盻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

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

文選生烟字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紋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經覩生烟而知墟

酒龍

陸龜蒙詩花匠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邈及劉伶也

青嵐帚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吾祖綠潤偏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云綠潤碧鮮緋文紫錢

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頻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自不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冶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曾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

閣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
當時珠淚垂多少只道而今竹尚斑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
水紅蘭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
柳條杜工部詩新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云萬重關塞
斷何日是歸年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
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
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床上鏤金箱
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皮日休詠白
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某恭云滿
目山川似弈棊況當秋鴈正斜飛金門若召羊玄保賭取江東
太守歸溫庭筠觀棊云閒對楸枰傾一壺黃羊枰上幾成都他時
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
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
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
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
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
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
哉東坡嘆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
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爾

篋裁

唐李郢詩薄雪燕䕃紫燕釵釵垂簾䝉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䕃觀下垂之貌又作䕃䕃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授絲團金懸䕃䕃其義一也辥君采語予云

麗人行逸句

松江陸三汀深語予杜詩麗人古本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韈穿鐙銀二句今本亡之淮南蔡衛嘗聞之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黄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字口義及世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愽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葢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須溪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為過張孟浩葢亦同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皐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黄東發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效可驗矣

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着蒂氷鏡不安臺梁簡文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讖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

如觱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觧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謗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于此○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黑濺澇痕花不肯休礮車雲東坡詩用之今日江頭風勢惡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烟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得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没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黑東鱟晴西鱟雨則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勛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掛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氷崖所謂黑猪渡河天不風蒼龍啣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黍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犂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翁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又云舶䑽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諺云黃栗留看我麥黃椹黑否詩疏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

語上長冒擨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農諺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東牆償我白粱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邇言良有以哉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或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即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有何力哉即沈約韻之祖也王充論衡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與上文息食為韻列子作帝力於我何有哉恐是傳寫之誤大凡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倔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為後人一笑資爾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為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杜詩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杜陵之殘膏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文人稱程汝文葉夢得汪藻孫覿四人孫嘗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程忠惠亦然識者以為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軋齬而已乃反峻其門墻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異蜉蝣撼大

樹乎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狔從風瀏莅芔歙數
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
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猗狔猶猗那也字一作旖旎
又作猗儺萷蔘即蕭森瀏莅即流麗芔歙即㰲吸㰲字古作[illegible]
見古鼎文皆寫作芔五臣注遂誤以為卉字按長門賦刻丰茸
之游樹謝臺苛丹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
氣蕭森則萷蔘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
阮嗣宗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
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瀏莅與芔
歙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㰲吸吹南國則芔吸與㰲吸一也字
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耳

勸農詩

仕宦之身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
門無官府身即強健衣絹新衣秋米白飯不知金貴惟聞粟賤
鵝鴨成群豬羊滿圈官稅早了逍遙散誕安眠穩睡直千直萬
此詩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程沙隨跋云不知何人作汪聖錫書
于進賢其門人程迥授邑得之高季安刻于石近蜀中亦刻之
竟不知其名氏余按此乃謝良齋勸農詩也鶴林玉露亦載之
而此數句今據其集錄之

陸機詩

文選陸機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鴻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張仲舉詞用唐詩語

張仲舉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簾春水滿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驛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為人擊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為鐵橛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為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為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

詩文用字須有來歷

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予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耳劉勰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喈喈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鴈之響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舉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嘯而

曰猿嘯蛇未嘗吟而云蛇吟蛩未嘗嘶而曰蛩嘶厭桃葉蓁蓁
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言抑抑乎厭陽鳴嗷嗷而強云鴻鴈
嘈嘈鴻鴈可言嘈嘈乎油然者作雲之貌未聞淚可言油然薦
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者親而曰好薦北堂親
也俟卽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恒用之孟諸在齊魯而送人
之荊楚襲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懷者改曰泄懷是口中暴痢
也館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館甥是欲亂其女也真如諸
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適觀遂公大顛禪者也而以稱道人送人
屢下第而曰此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邁
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而
曰白粵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號
為作手徧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國初
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慙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可
以世道慨豈獨文藝之末乎○又有以騷人墨客而合之曰騷
墨見雲南志詩文以汗牛充棟而合之曰汗充見雲南甲午試錄序皆文理不通
足以發後世一笑

東坡梅詩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
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孽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
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奪胎之妙

陳僧惠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字之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公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梅聖俞詩

梅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句來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于此

又於臨潼驪山之溫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漸浴洒發春海棠睡暖咲波生媚荔子猴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為別刻矣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又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臣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唐史稱顔真卿筆力遒婉文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左太中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五言詩用四達綠字前無古後無今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鄒陽公引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倦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

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宿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始將廢矣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厦
洛語大甚曰殺客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云風流殺殺
意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字
水韻傻俏不仁一曰不慧也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
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阬班孟堅云弦中谷
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阬雍州川也師古云阬讀與汭同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衾此晏子語也今倒知為宋
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宋賞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若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譏余思
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徊徨徨
唐叅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徘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可
謂無耶○唐書規影徵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
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
者之學哉

白沙之詩五言冲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見其七言
近體效簡齋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打乖箇裡如禪家呵

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痴人說夢矣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于生前後學者相與效其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為奇絶又有絶可笑者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恭京官苞苴詩大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絶腹然定山晩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蕃苗兩篇七言如題王川畫五言律如野鴨欲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共白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瑯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天溪聲夢醒偏聽梵山色樓高不礙晴又如征撫短髮孤鴻外病附高樓細雨中病眼如殘書淒楚燈前過草閣江上霧裡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口千秋穢跡斷龍頭四郎原又云黎慈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東嶠韻云霜鬢變眼發秋水琴擁三花御野風又豈無湖水共神瀵更有漢毛當書之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臥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關星辰遊舊穫橋洞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逝番羅屈鐵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淡淡忽交馳次首云沙苑草非騏驥株蕭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共同寂寞著書不獨為窮

愁木呂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寒鴉不記有家歸寄鄉玉羊
云後時自許甘丘塋前廟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
小草卻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眞四十餘年一
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決不
謂究山作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鴻潦以玄清穆康詩浩浩
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茫炎海接皆本於此句
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戔戔合韻
音律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
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
焉劉潛夫云曰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
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
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
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
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
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
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
渝蘇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人夫人房中樂歌何
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朗
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子雲青州牧箴在上之旨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子雲

宋人題釣臺詩曰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陳白沙為已句云七尺羊裘幾鉄两千秋龍衮共低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衮較低昂乎兼句法亦贅又不及宋人矣

丹鉛總録卷之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錦城絲管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絶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絶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絶妙者獨絶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眞識

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落月屋梁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辛堂詩錄訂可証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臬者別時淚濱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想蓴汀水雲愁凝閑蕙帳猿鶴悲吟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驟子當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巫峽江陵

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

來目擊信有微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令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廬山古石刻耳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真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家註杜乃不知引此

竹枝詩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廣寒好景多不知天上有牽牛牘䗶萬斛艫艄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何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為千載知音矣

張繼詩

國語室無懸耜野無奥草尉繚子兵㳘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蓋祖尉子之語

門外猧兒

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韈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此唐人小辭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于吾曰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折也

三句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層天曜寄又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亦住比之唐人則而恐矣

袁伯文詩

玉堦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閨晚翻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盻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張文收酺樂也羅數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妾李暇怨詩也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選詩首云詩至文選爲一厄五言盛

於建安而勃窣為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乎嘗謂須溪乃閩賈裁羅段舖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幽陽

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月本陰也而謂之幽陽三五陽也而平明已缺此語亦道家說坎為月而中滿女本陰也而為嬰兒之理也國語亦云女陽物而晦時

佛經似詩句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絶似唐人樂府也

黃鶴樓詩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凍洛

集韻淞凍洛也三蒼解詁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霧淞漢書五行志雨木氷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訛耳寒甚而木氷如樹箸介胄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於水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為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齊地以為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瓮然淞之極則以為樹介氷木諺

云木若稼達官怕蓋寒淺則為霧淞寒極則為木氷霧淞召豐
兩木氷召凶也李獻吉詩大寒氷雨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雲
蓋詠木氷也又云今朝忝白露南枝参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
下琛陔蓋詠霧淞也各極體物之妙云

神瀵

陳希夷詩條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瀵湧山椒神瀵出列子即
易所謂山澤通氣參同契所謂山澤氣相蒸興雲而為雨是也
地理書沃焦尾閭皆此理耳

緑沉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抛金鎖甲苔卧緑沉鎗竹坡周少
隱詩話云甲抛於雨為金所鎖鎗卧於苔為緑所沉有將軍不
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緑沉精鐵也引隋書文
帝賜張淵緑沉之甲趙德麟侯鯖録謂緑沉為竹引陸龜蒙詩
一架三百竿緑沉森杳㝠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之緑沉乃
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緑沉色或木蘭
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緑沉漆管見遺
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緑沉瓜是緑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
昊戈夏服箭驥馬緑沉弓虞世南詩緑沉明月弦劉劭趙都賦
弩有黄間緑沉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為弓弦耶楊巨
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緑沉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緑沉
色為漆飾鎗柄耳

帛道猷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峰採藥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岩按弘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雖祖道猷語意而不及庚溪作詩話謂少遊道潛比道猷尤為精鍊所謂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也

禿節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擁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閒黃粱乃是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為正也愼按後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正用此語後人不知改禿為擁非以道徒知宋子京之舊本亦不知禿節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淺學乎

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脁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渾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北風吹早鴈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

兩角子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為法何必效晩唐哉伯弼之見誠小兒也

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謝詩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與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即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吹蠱

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註行暉行旅之暉非也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觔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觔節情也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

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内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顔駟盈虛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張諲

王右丞贈張諲詩云屛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内史李頎亦贈諲云小王破體閑支策落月梨花空滿壁詩堪記室妬風流畫與將軍作勍敵甚爲名流所重如此記室左思也將軍顧凱之也諲之畫有神僊圖予猶及一見之於京肆以索價太厚末之購也

桃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旣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之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迥出羣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絶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蕚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歳預喜僊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

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摟摟聯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撒絲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迥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縷中看寶㛹迎徽繡瑇瑁筵中別作春琅玕牕裏翻成畫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徃期此詩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臯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書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批頰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蟲王半山詩翳林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偶隆鷄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入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為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為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祢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賊猶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為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者齆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覺無味矣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為晚唐之冠信哉其劍門懷古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劍門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

劉言史詩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騣䢶歌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紛紅閒歌騣䢶深峽裏騣䢶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紅䉤含愁妾清猿未盡鼠啾切汜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騣䢶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文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云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憑寥廓未若茲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艮象西南距坤絡宏阜自鬱盤高埤復迴薄勢入柴桑渚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鄢郢跡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肸蠁積氣通紛綸潛怪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入天子都巖有僊人藥三門幾迢遞三宮何儵爚咫尺窮杳冥跬步皆恬漠才驚羽翰幽居靜龍蛇蠖明牧振雄詞棣華殊灼爍盛業匡西夏深謀贊禹亳黃雲覆鼎飛絳氣橫川躍佐曆符運人期夢天爵禮樂宮垂髮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岳電利器騰霜鍔遊聖挹衢樽鄰讖恭木鐸墻仞包武侯波瀾控文若旋聞刈穢薪遽覩折葵藿稷尚序揆圖宅平公輔略重臣資出守英藩諒求瘼豫章觀

偉材江州訪靈嶂陽岫曉氛氳陰崖暮蕭索雌伏屢鯨奔雄飛更鷙鳥搏驚鳥墨透煙霞騰猿亂枝格故園有歸夢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紛旋泊景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扈閣神功多黼繪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洛横簪並附蟬別非俱調鶴四野時迷路五月先投綸池樹宣瓊管風花亂紫陌舊遊勞嘉篠新知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文約夜琴清玉柱秋灰變緹幔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篇言泉激為浪思緒飛成繳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雘鍾鼓旋驚鷁璧瑜俄抵鵲竊價慙庸烏叨聲逾寂寞長望恨南溟居然翳東郭此言綺繪煥發比與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雲胡曾之徒鄙猥俚淺僂人羞見者乃有集行世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崇山

驩兜崇山今以為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生上千餘仞諸僚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曰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為是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龝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

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遥
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為蒲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
古樂府之風唐人少及此者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
寄益之詩也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
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
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
尤風矣語意甚工近人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
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也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
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巵齊己詩翠樓春酒蝦
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擣衣

字林云直舂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
易作卧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
此圖後有行書魏雍賦云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拽魯縞攘皓腕
始于摇揚終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
如動度遥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
聽兮意何窮步逍遥于凉景暢容與于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髪
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下閒凌倒景而

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閑館
友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而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
於聽今者況兼乎秋願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
非偶自是齊梁風流之習也

風箏詩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徵
之詩爲咏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
已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梵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
素空繚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窻寒夢驚流波愁
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隣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
韻難散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絶知音絶王半山有風琴詩
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
幽窻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

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
束於聲調俳優哉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之句蓋譏其拘束也
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絶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
此可省矣

杜逸詩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
盡留着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

小挑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洒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詠蟬詩

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換影映雀畫成圖按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畫扇陸詩用此事也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終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彫苽

說文彫苽一名蔣徐鉉曰彫苽西京雜記及古詩多作雕胡內則註作雕胡亦作安胡枚乘七發安胡之飯註今所食茭首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炊雕胡之飯爾雅翼雕蓬孫炎云米茭也米可作飯古人以為五飯之一周禮魚宜苽干寶云苽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其米色黑管子謂之鴈膳杜詩波漂苽米沉雲黑言人不收取而鴈亦不啄但為波漂雲沉而已見長安兵火之慘極矣

波漂苽米

客有見予拈波漂苽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

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于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唼喋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為巴人櫂歌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千家註無有引此者雖萬家註何用哉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上與三百篇群羊墳首三星在罶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抽旗亂插死人堆豈但天壤之隔

銀燭

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寶鍔邁昆吾江總貝女峽賦含照曜之燭銀沂潺湲之膏玉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

帆字音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荊州記云宮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

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渡吉陽洲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洮大麓北帆清湘劉刪詩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張燕公詩離蔦似征帆常徃帝鄉飛趙冬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飈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為征棹倚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蓋淺學妄改非初誤也

江平不流

杜詩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反拙所謂鑿混沌而畫蛇足必夭壯命而失危酒也不若李奉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詞愈俗愈工意愈淺愈深

陸賈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妝鷓鴣林裏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雲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夔寶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洛春謹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冊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滇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辛

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司馬才仲洛春謡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之遺意今録于此洛春謡云洛陽碧水拗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高樓疊榭緑相向綃帳金鸞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拳毛赤兔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娥皓齒别吳倡梅粉妝成半額黃羅屏繡幔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細緑圍紅聽煙濕車馬騑騑雲櫛櫛瓊盃杯深琥珀濃鴛鴦挑鏤珊瑚瀉吹龍笛歌白紵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别傷南浦夜歸曲云饑烏啞啞啼驀寒回風急雪飄朱闌殘燈繞閤藍紅蠟書幙金泥捲彩鸞莫糙秀色擅眉緑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管咽孫吹吹裂柯亭傲翁竹遠空寒雲凝不動老狐應渡黃河凍暗回微駿入江海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温庭筠鞍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香愁用惹字凡四皆絶妙

韋詩誤字

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

右丞詩用字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殆不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乃是醜婦又生瘡雪上再加霜也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旻青褚

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妒林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干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裕眠

楚辭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曰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裕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作裕眠又列子云緜彩芊芊菲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裕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阡眠字皆從目

菩薩鬘

唐詞有菩薩鬘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製曲佛經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被首是也白樂天蠻子朝詩曰花鬘抖擻龍蛇動是其證也今曲名鬘作蠻非也

玉華僊子歌

李康成玉華僊子歌璇階霓綺閣碧題霜羅幙綵子打毬箱紅鬣錦鬃風騄驥黃絡絲鞚電紫騮以霓霜風電實字為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真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比

杜審言詩

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三體選爲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虚字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素花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詩云竹嬋娟籠曉煙左太沖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

入之以傳好古者

郝傒女廟詞

博陵縣有郝傒女廟傒女魏青龍中山人年及笄姿色姝麗採蘋水中蒼煙白霧俄失其所在母哀求水濱願言一見良久異香襲人隱約于波渚間曰兒以靈契托蹟綃宮陰主是水府世緣已斷毋用悲悒而今而後使鄉梓田蠶歲宜有感而通乃為君驗後人立廟焉而有題其遷鶯詞于壁云汀洲蘋滿記翠籠采采相將隣嫂蒼渚烟生金支光爛人在霧綃鮫館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但清溪如鏡野花留靨情賒鸞變現身後神功繞就吳蠶繭澳女婆歌湘妃瑶瑟春動倚雲層殿彤車掀花一色醉盡碧桃清宴故山晚嘆流年一笑人間飛電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求樂閒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王季友詩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音人家誤作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鬻卜也

耳衣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

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為魚米之地本此

蜀詩人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球（蜀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之（成都）王嚴（綿州布衣）劉侁（綿州鄉貢進士）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栁震（雙流）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盧處袞（蜀人）毛文錫（蜀人）朱桃椎（成都）杜光庭（青城）若張蠙（華陽）牛嶠歐陽炯若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曾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為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蓋又先于江總矣

探情以華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于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仲

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曰觀書所以貴乎傳說也

杜詩本誤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賞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賞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終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一

金潾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註所謂金潾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沙海

戰國策嶧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江蒲

周禮洴浦作弦浦左傳萑蒲作萑蒲杜詩側生野岸及江蒲江蒲江浦也

揭來

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曰觀書所以貴乎傳說也

杜詩本謝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顔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一

金滸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滸金滸交趾地名水經註所謂金滸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沙海

戰國策蟬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江蒲

周禮泒浦作弦蒲左傳萑浦作萑蒲杜詩側生野岸及江蒲江蒲江浦也

揭來

今文語辭朅來𦍒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旣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朅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朅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朅何也若然則朅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旣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姚至則今文所襲用朅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朅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伏毒寺詩

杜詩鄭國伏毒寺瀟洒在江心劉禹錫詩曾作関中客頻經伏毒岩晴煙沙苑樹晩日渭川帆

儲詩

儲光羲詩落日燒霧明農夫知雨止耿緯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耿緯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亦用諺語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豊歉蓋老農有驗之占云

杜詩天棘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樵云天棘柳也此無所據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絲秖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濃陰不可言絲矣若未蔓云者可言

兎絲王瓜不可言椰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椰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洋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韓退之詩

韓文公贈張籍詩云又歎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籍之為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唐詩葳蕤

唐詩春樓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擧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行道遲遲

詩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柴王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岳陽樓詩

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鵠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朗吟僊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乃視其姓名則元人張翔字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詩名然此詩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故特表

出之

謝皐羽詩

謝皐羽爲宋末詩人之冠其學李賀歌詩入其室而不蹈其語比之楊鐵崖蓋十倍矣小絶句如牽牛秋正中清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絶妙可傳郊島不能過也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𦬊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酒如絲棼含虛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樂府絶句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詠鶯雛體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緑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筝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棲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辯烏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花云香歸陶令宅艷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琅玕節熏香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

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通
春幌十字春波繞宅墻又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
又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詩云
山鷄臨清鏡石燕赴遥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裀體輕若無
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䆊有六朝風致尤可
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為句圖今錄其尤者于茲云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
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
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然不載
此詩

貫休詩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此貫休絕
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
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

端硯詩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媧天補剩石昆劍切來泥著指痕猶濕經
旬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鴝眼工諳謬羊肝士作封
連蹣光比鏡因墨厭於磬棒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宜從方袋
挈在把短行批淺水金為斗泓澄玉作堤此詩不特句佳亦具
賞鑒可補硯譜之遺

喻鳧詩

喻鳧詩鷺天霞脚雨漁夜葦條風上句絶妙下句大不稱此所以為晚唐也

濾水羅詩

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蕉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為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盍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覩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録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遙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蕭遇詩

蕭遇春日詩水堤煙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謂不減庾子山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為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鸊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無名氏詩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為書敬亭

寔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傑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閒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書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字乎寔嘗贊右軍蒲葵是其字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註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荊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為孫楚事

天邪

唐詩錢起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趂蝶學天邪天音作歪

白頭烏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而千家註不知引此

黃蝶

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為來何其淺也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靈徹詩

僧靈徹有詩云于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石

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合衆山外歲晩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為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絶真絶唱也

幽州臺詩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質有漢魏之風而文籍不載

海紅

劉長卿集有夏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詩海紅未詳為何花後見李白詩註云新羅國多海紅唐人多尚之亦戎王子之類也又枏有名海紅者見橘譜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李賀詩勞勞胡燕怨酣春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丁儀芝詩曉燠紅襟燕

桂子

劉績霏雪録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于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焉寧非月路耶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林近代詩人多所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還常啣桂實歸于南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月路固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異漫志之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

桂子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備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為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

亞枝花

白居易集有亞枝謂臨水低枝也孟東野詩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由春風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照岍亦佳句也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音古字烏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茄古荷字

香毬金縷

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又云香毬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皆紀管絃酒席中事但不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竟不知金縷字歌何關

殘燈詩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聰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于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飯一名南天燭又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士謂之青精飯故僊經云服草木之王氣與神通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隕謂此也

蘭草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東薪中孟郊詩賦者擧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黃鸝留

諺云黃鸝留看我麥黃葚熟否見陸機草木疏今作黃栗留

灧澦

灧澦歌云灧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準灧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容垂歌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後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阻潮一本作假楫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縴鍮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

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後流忘返之奢如此始殿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金魚金龜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也李白憶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白弱冠遇賀知章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

閭丘均

成都閭丘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閭丘師詩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指均之文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皆均筆也爨墓碑洛陽賈餘約書予脩雲南志以均與盧絢入流寓志中

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挂胡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宜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屏風牒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即疊也唐詩山屏大曲郎驗吳宋詞屏風叠疊間紅牙今改疊

作曲非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不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颷颴

沈佺期有夜泊越州詩云颷颴瀠海若霹靂耿天吳颷颴蓋指颷風也字書不載此二字

口脂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裏未發爐香朱鳥牎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孫楚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蕙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竹笋江魚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亦云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鱗然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童白白一羣鵞被人趕下河之語也豈大家語哉

鳳林

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杜詩鳳林戈不息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裏水長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凉州

、梛櫪

李屏山達磨賛所謂梛櫪者椰杖也范石湖詩病憐梛櫪隨身慣老覺屠蘇到手遲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為已實又撰出詩

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州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損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斑璘

何晏景福殿賦光明熠爚文彩璘斑皇甫士安勸志青紫之璘斑璘斑即斕斑也斕字俗書到既餉任昉杖詩文彩既斑斕斕即俗斕字韓文公詩華燭乜斕斕註亦作平音斑斕字古體俗用斕字

丹的

潘岳芙蓉賦丹煇拂紅飛須垂的斐披葩㵱散煥熠爚的子椉切婦人以丹注面也吳才老解為指的非

子山詩用韻

庾子山喜晴詩王城水鬬息洛汭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

回巽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栖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巽音旋寸音斷悶音慢皆古韻也韻補失引今著之于此

七經詩集句之始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于王安石非也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崆地斷壁高分繚繞天

上番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况是江南江北人番去聲但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溪都憲家有蔡夢弼杜詩註上番音上筤蜀名竹叢曰林筤易說卦爲蒼筤竹古註音浪

六赤打葉子

李涸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庚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夕矛着腕輕賞幡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瓊畟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泉明

李太白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朝貰酒與君傾且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即淵明唐人避高祖諱改淵為泉也今人不知改泉明作泉聲可笑

䔲草

杜工部有除䔲草詩云草有害於人䔲音㝷蜀名䔲麻或作蕁非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畫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得此神天上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錦衣夜不襞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屛朝掩翠粧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粧鏡晚窺紅羅帷晝未空應歌屛朝掩翠形容富豪家恣情極樂反易晝夜具有深意今本為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為偏失也

蘭亭杜詩

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著元無金鵰鑾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王粲詩用劉歆賦語

劉歆遂初賦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

長河既已縈

古文苑王融遊僊詩長河既已縈曾山方可礪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縈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何必遠引

塞北江南

并州本月支國漢匈奴韓得之所居後魏為張掖郡改為并州以并峻山名之山有松栢佳木美水茂草冬溫夏涼又有僊人樹人行山中餓即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也唐韋蟾詩云塞北江南舊有名言其土地美沃塞之江南也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童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

范季隨論詩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

林和靖梅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葦航紀談云黄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黄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黄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朱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屛殘夢紫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蓋物理然耳

十字平音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緑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頌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諶也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此則不叶矣

澁浪

蔡衡仲一日舉溫庭筠華清宫詩澁浪浮瓊砌晴陽上綵斿之句問予曰澁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法式乎宫牆基自地上一丈餘叠石凹入如崖險狀謂之叠澁石多作水文謂之澁浪衡仲嘆曰不通水經知澁浪爲何等語耶因語予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元者一一皆通古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耳

王融詩

王融巫山高烟華乍卷寄行芳時繼續今本行芳作猿鳥猿鳥字遠不及行芳也

鐃歌曲

漢鐃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

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此說卓矣近有好古者效之殆可發笑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庠益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

日抱黿鼉

韓石溪廷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霾龍虎卧江清日抱黿鼉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耳雲霾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卧日抱清江灘石波濤有若黿鼉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黿鼉出曝真以為四物矣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是此意豈真有烏鵲黿鼉虬龍虎豹哉

十樣蠻牋

韓浦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靑曰淺靑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

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耶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焉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己巳開奎章閣康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遂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于石刻中以為劉之精藝深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室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炬取烟二者兼之矣若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放為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庭珪贋墨

庭珪贋墨出蘇家麝煤潑澤紋鳥韡柳枝瘦龍印香字十襲一日三摩挱此山谷題庭珪贋墨詩然其製可見今贋者亦希見矣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刀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

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讎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
八矛江上祠堂嚴劒珮人間刀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
祖何人後為劉

請急

杜工部偪側行已令請急會黄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
一歲則六十日晉書車武子亭急出謁子敬盍急而還是也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
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
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
始為定盖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
有光榮光好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
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
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
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蹰還
入房肅肅帷幙聲褰帷更攝帶撫弦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
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
穫為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亦
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遂以傳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鏁也今多訛作金銀之
銀至有銀鐺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

汃月朽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吴下曰入液宋黃仁僕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爲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汃音讀爲怕平聲東方傳諧語云今壺齟老怕塗塗與汃同註云丈加切其下解云塗者漸洳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爲皐塗月汃月之諺雖俗其音義字形亦遐而尚矣

萱母孟婆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萱母初生認禁烟（萱母草名北地寒食以萱母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遥指鄉關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萱母孟婆正是的對（鄧桂子翁天解諸別天會錄）

隋末詩讖

江都迷樓宮人杭静夜半歌云河南楊柳樹江北李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鳳艒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鈎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焰奕紅輝其後迷樓爲唐兵所焚竟叶詩讖（出海山記）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看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嬌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至散與群芳自在春

褵縭美䅨

集韻縭衣曰縭今俗云穿針縭線是也杜詩褵縭縭美䅨雨字借隱

甘泉歌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有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塸此歌見三秦記余編風雅逸編秦以前古歌謠捜括無遺而乃復遺此刻梓已行不容竄入遂筆于此信乎賓㑹録之難周也

寄衣曲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云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絶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左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録之

高棅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絶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曉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白去國登玆樓懷歸傷春秋劉春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有育妁取損雜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夯婿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夯婿乎

石碣陽鎸額

東皋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愼按三代鍾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遂筆于此信乎纂錄之難周也

寄衣曲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云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遼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左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高棅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晚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

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春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有盲妁取損雜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石碣陽鐫額

東阜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鍾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遥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泠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

一首耳其詩宜景寔情婉轉悽惆求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擣衣曲陸龜蒙采蕖匣中鏡温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盛小叢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乃唐妓盛小叢詩也傳者失其名

擂鼓

岑參凱歌鳴笳擂鼓擁回軍今本擂作疊非近制啓閉定昏鼓三通日發擂當用此字俗作擂非擂亦俗字然差善於擂古樂府官家出遊雷大鼓雷轉作去聲用

寶袜腰綵

袜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于小說僞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註謂之腰綵註引左傳祠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曹孟德樂府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譫炙人口久矣其希觧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于有道可謂文姦也已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蹰轂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還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䇿趨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游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弘誄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出爲一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黦與澆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黦黦字義與澆同而字則讀如澆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黦字惟元詞中馬黦黦人語喧北音作平聲西轉作入聲正叶

韎鞨

韎鞨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韎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紛墻發凝霞作丸珠尚帶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敲符閣翡翠一盤紅韎鞨予曾衍西江月詞云韎鞨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鬥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款款情隨流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橈短棹荒鷄報

曉二公詩詞皆用鞦韆事今罕知者故詩疏之

荳蔻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謂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緑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暖鷓鴣飛又王㕍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録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之斑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註廣洋有

斑枝花曲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82-2472 v9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二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瑓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

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

諂臣也顰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遠矣㦲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疇甽同

也惰者坌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毳衣今曰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夅師虹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攖鸞凰畜貍而搏鸚鵡秋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鏡弌
雲翔天月藏明金在鑛火妝熒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䟫蹟〇墻罥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脊也慶者福之交也
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脊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
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有疑
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
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暈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
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菑必隕明忒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夻乃奮奮乃夻奮盛也夻落也烏集之交初驩
而後吐烏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荃變茅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其味之利乎照乘晒于隣探頷粉于津窺者殃國剖者災身害亦弘哉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薈蔚朝隮國風唏萋菲盈宮楚騷悲

當避戒尾當畏集貴翔兩夜包書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隳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徵子所以歎遂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孽卿之祿易其沒矣觥驕君之餌苟其止矣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

涓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悉素而往稛載而歸
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
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莫得其宜
迫生也
慆淫之音出則滔湯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莲矣狂魄者形
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
畫龍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
未知格物也
科雖隨兕強則暴瞽子非科雖乎黔首非隨兕乎

天尉萬物聖人出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旣足以正殊
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旣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
成旣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旣足以爲諸侯長矣又
曰欲爲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爲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
也欲爲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爲六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爲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邕殊處也甗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逸禮曰
聖王師至則清朝而待友至則清殿而待樂燕樂則左右侍御
從閒北房從熏服之樂從容澤燕則厮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
武之道也

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大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劌

啓口咨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梂杙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煩舌之感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綱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水遊聖門者難為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後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

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為絢質斯貴矣至有圭璋者有藻繢文可遺乎

李翺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拶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脩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技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背之復性書此言粹
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
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焉有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
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
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
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乘鼓之於一響啟其
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乎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骰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欲一世之人不好
吾悲其爲人幼清之格言吾嘗受之烱戒乎紛華逐欲而生純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構心闘浩然之冠也
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斆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味熾而沖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其能
融乎圓融殞而天關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悍鷹鶻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
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心腎相去
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
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

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序卦輪衍之義也雜卦交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
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亨處則利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
爻象者語默之樞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諦也如響矣禮以考敬
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六藝也禮
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惟情合性數洛之敎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敎之說乎觀乎
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水涵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
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阪虵
章行澤猨章行陵狼章行山易曰來章書曰乎章詩曰綏章章
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
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黜八索存古
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惡道不愛奇也

華騮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晉惠長纆
而係東野不遇也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俎豆廢而楮煉盛社樹圮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
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宵貌之幃幄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
物孰是愈焉
淡所見而耳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讎來自進
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旣見
聖若不克由聖
霧淪而蠏敷枯露墜下而蚊喙坼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栗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猒性陰秉陽未逆本人詭天

綏如安裘晏如復狩靜而極也行以萊齊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聖人爲天巳賢人爲聖譯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風雨之變可以
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徽而威王終日悲進乎
道者枝巳末感在心者物巳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弱翰
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攝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
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紜易之爲徇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
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
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覇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桂
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無充饔咎犯語晉文公也

古人祭以肺爲重食牲以肩爲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嚴挺之雪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雪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呈常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貺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亭燿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燧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六家之肯既已異矣三語之掾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程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矢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

朽瓜化爲魚陳麥化爲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癭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須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膏燈起于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隣丹爲黥資乎邇墨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律居陰而治陽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曆觀性以律

鍾期死而伯牙之弦絕獲人亡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烽主晝燧主夜

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積精曰誠積誠爲精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者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犒卒不踰嗌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鳲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巴歌曰嫭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鵷紫色者鸑白色者鵠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蕭敷艾榮寧載于
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
化不可為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吠之則流君子之道譬其如水
乎
夙夕為夙其夕惕乎日辰為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華騮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故曰賢才
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
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
遠矣哉
興行隆典整緝紛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繳民則士從養民
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濟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遡一遐三謂之弦衛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
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
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
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間乎
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桑落事見荀子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
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棠枯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
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蝎
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蓍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塤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
忘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秦箏多撮琵琶多撥箜篌多擘擊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棄楷隸易籀學廢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遥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冤黙舉難矣哉漆園叢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懽欣悃愊以玉帛效心懽欣以鍾皷騐意

不發横難不得縱說不發古語不得荓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将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徳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修其徳免其咎也

三歳一閏天道小備五歳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夫

古禮容磬折以為恭微磬以為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硜硜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硜古磬字）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将飛者翼伏将奮者足跼将噬者爪縮将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将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争故垓下莫能與之争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
數而有象旣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
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彄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
來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出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敎也猶莊子云瓦礫秕稗
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鬬皆草書也
秦有譽而書亡詩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忘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我姑
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大康逸豫湛恚淫樂易曰飲酒濡首詩曰
俾晝作夜其悄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嵩使于世人其舍諸鯀之城也桀之瓦也
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
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熊經鳥申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黌釁者非作璜宮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詩中唐有甓鄭注考工記唐前若今甓祴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蓋今甓即甓也祴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衣督者匠人言督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

智永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使自恐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為仙去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切既當急就之其事

當久流亡故其聲賤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爲衰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鳴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讚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簏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育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吞下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陟無事忽忌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飡詎貴約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養情生死者幽栖循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荏衿老帶彈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人世說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饗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陰符語也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序例曰凡端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祥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

權曹操諷漢徙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盡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豈謂沛公爲竪子乎傷時無劉項也竪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竪子狂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于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鬭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一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爾雅曰垝謂之坫注坫堂隅坫端疏坫者堂角也一名垝又曰坫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坫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付于南坫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垝垣也引詩乘彼垝垣諸經音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

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齊齊于坫北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醬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吾一遺公子盛言漢書孔光傳重遠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穎達云少皡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戟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歟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文選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爲王屮屮音徹
朱子易傳屯字象屮穿地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爲列傳
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
禄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禄之
失游氏禮記解云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
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録萬機之政
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
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者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
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
道士之鬬法哉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羿相殺商五周厲王崩于彘皆
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
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
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
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
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
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
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如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

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況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勢而曰君子以
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
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
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儕王卿儕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
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畫也道一而已請得
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云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
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
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
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
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
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
而配節候大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
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
博識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
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晉公
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箄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即謂之文循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陳書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此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善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若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

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
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說文胥蟹醢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
周禮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蝑音四夜切
王伯厚云春秋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
制文法奇古盖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
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
而雕之哉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
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
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無妄作
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封岑霽林禍
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㬥日出之色䵷日入之色㬥字見說文䵷音柳周禮衣
翣柳之材註柳之為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
曰柳谷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為歰橮讀柳柳者諸
色新聚日將沒其色兼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
說文巛象髮謂之鬊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鬊鬊亂髮也
吉文作巛借作坤字今文作鬊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龍雲火施於雲梯
之上者
王逸少在東晉時盖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

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閱
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
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
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
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
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
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火諸己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
者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
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
大哉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公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
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瓌殊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
家江東世繹耕龍桃谿之溪是播是穟孰丰厥培孰此珪珙公
羈未奮逸駕思騁洗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滐濬橫
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睟應龍天飛脊蔚雲滃千
官在序摩厲從史吾俗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怵悚端
顏殿陛聲氣不動顕仁東攢巫史呼洶昌言一下恩浹千家德

蔿孔熾邊戒毛氄媕婀當位左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澒天威靈耀誰不憤踊逐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荊襄將懦曰拱挨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貍歸骴民恃不恐爾書賜朝百揆掺揔亞勛贊冊國勢尊聲督軍載西寄責衆重方規許洛事挨秦隴符離陶功奇畫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御未豈病癖且蘧曾不憖遺使我心憤湘湖高丘草木蔚倚維水容裔維山巃嵸矣其銘詩詞費以亢柰何乎公萬禩毋聳

彛粹何君閣道碑洪文惠公亟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如椽未易窺其藩籬蜀士袁夢麒作漢制叢録亦稱之云在雅州榮經縣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淮南子云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況成人乎注聾蟲喻無知聾蟲之名甚奇

呂亢守合州命工作蟹圖生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螖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湖八曰何望九曰石蜠十曰蚢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又有黃甲蟲蟹蟳蠘在海中黿鼊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泥兼舍環龜謂環陣如龜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終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四

嚴助相貝經曰兆𢊁𢊁貝載於塢宫貝載以貝飾轂也塢宫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讃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荆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𦀂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縷分纎腰非學楚寛帶爲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懐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特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録于此如道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四

嚴助相貝經曰堯昭然貝轂於塢宮貝轂以貝飾轂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鄰詠筱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寧帶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録于此如逍

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
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
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詠周公類之
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木不謝容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
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
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赤
赫而天王之倮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
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
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
式退為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祖遂起朝三之
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千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詎云兩黃鵠
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容齋
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
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
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

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斷畧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群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為謀

敖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

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特有諷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棘為荊棘解之繆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漢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艶乎

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食之屬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茨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

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湮之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鄂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解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解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解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四解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解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

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淸口之後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爲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秌覇之與䩻和易而音義同惟重束爲棗並束爲棘日乘干爲旱干從日爲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淸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淸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鈔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式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知梵志翻着韈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曰謝惠連賞爲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

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吊月鈎闌下字又作鈎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翦翦風許棐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雨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霊發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復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爾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水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

凉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
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録于此

其書至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
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
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
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江
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
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
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
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
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任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
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
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輟耕録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
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
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逆尊以
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
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
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啣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矣取椒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洪適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也二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簻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簻故潘岳笙賦云脩簻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衆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以簻五音皆具當簻之二不假繁

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一段正經法之大敗宜表出之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今訛作芋栗沈存中嘗辨
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
之芋一何迷歟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梅翁之言抑何
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
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
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
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
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
以七百正譌後人竄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
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
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
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
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着之意解則有頹敗不粘之意韓公用
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
今兩敵手棊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惄如旦饑
而毛詩惄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
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474 v.10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五

愽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刋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沉爲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譬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傅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屬許氏說文蝈鼃詹諸以脰鳴者黽以注鳴又曰榮蚖蛇蟺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蜻蛚以翼鳴者蚣蝑以股鳴者蟈大龜以胷鳴者鼈一作蠳二家解不同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音處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制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妄入宮掖曰闌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宋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闌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籥同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合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攔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為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為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爾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

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如得莊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子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聾者聽車輪之聲以爲雷哉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楊子法言云東潛大河南阻高山西乘雍梁北鹵涇垠蟠退之去邠操云将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一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黄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謀謨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将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爲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爲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爾雅曰徒歌曰謡說文謡作䍃注云䍃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䍃以其言出自其胷臆不由人教也晋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昏期

至無舩摇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之香秋蘭蕤
利我少姜如齟齬齧齒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
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
四字盡之如替短帶長尤爲奥妙替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
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解我憂春即毛詩
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
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鳫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
雌鸞生鶥又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鳹名鴻豹以鵝善食鴻爲鴻
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倆如旦饑即詩惄
如調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旦饑蓋與韓詩合
可證調饑爲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毋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
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
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
人里長斷爭鷄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
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爲脩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揚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
音渚齊武帝詩聆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採懷悵往事意滿辭
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

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豊艷豊艷不豊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

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蘢字云蘢宜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宜果宋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客而寘於釜中故曰寘果幽菽宜果取名於幽寘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以攷訂之一日覩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駅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甍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眾不省其語爲何等語矣自詑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緩屩子於眉目耶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己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

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黒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爲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觧其義按顔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昔靡草死注蘼苨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苨也葶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觧之爲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毋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

芊可并按也即蘇子瞻文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夭是椓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亦加以速速對夭夭爲義良爲有理今本作夭夭安知非字之誤邪

太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觧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隷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隷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姸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彰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

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爲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續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裁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末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

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智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為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忠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安石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只載璧壇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廱解云辟墻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齊雍則辟雍也西雍也齊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簴鏞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勸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諸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

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焉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辯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

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穀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税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眤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求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與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爲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畨矣其孰為是邪今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沓矣其孰為是邪亭亭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

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左傳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帚㪇為冠司馬温公曰其臨陣也勇其蒞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㪇獨不與嗚呼㪇亦豪傑之士歟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騧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

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

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鐶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章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羅蔔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

蘇子由云區以别矣如瓜壽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基所用敗基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律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

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
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録洪武庚戌至甲子不
知取士之科幾開張㬎花綺金璹不知為何科大魁况考論洪
荒之世乎

褭泉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
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
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晳之言亦用
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寡㕘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
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藏既輕下抱
關繫柝事文適于鄉俗里閈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
為之特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
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
為沿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晳狂者也本
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
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
助瀾哉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動也月蝕於天螺動自缺

尚書大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
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
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溝池不脩水泉不降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
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綏者用鈴笳笳與笛同按穆天子傳
注笳戟史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飧商君謂之荒飽呉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
又曰游手螟蝗蟊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
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梟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
也

關尹子曰彼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
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昔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
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
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
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
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

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
天下無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斷殺漢儒如董賈
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
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又譏
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
之書亹亹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
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
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罩豈有
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蓋用其
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
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
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鞔音蠻冒鼓也又曰味衆珍則
胃充胃充則中大鞔而氣不達鞔又作懣音氣懣如鼓之鞔也
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
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蓋古
有此語矣改過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

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䂓之今按獻公卜驪姬
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
文遂引龜辭蓋耶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
謬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絳
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
以精兵為殿也蹹伏今之裴塘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
曰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
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
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耳義曰敢為不
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
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
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
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老泉許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紕
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餗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
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
錄而讀之意其可奉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

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寶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
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
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藝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
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
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餗作史例二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若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身與大
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
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貴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為
辱直見也寵為下言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
為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
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
過則忘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患
源生與憂俱生形為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焉依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
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
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言并
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
言犂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
浮魂擊抃乎為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詒張

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黄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閒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眞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捷不知詩者又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顔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擧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蹟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

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
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靑黛而藥殺之矣
皷瀝出酒曰笮字或作醡雖集韵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
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
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
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
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
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
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
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
人誣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
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甕叩缶真秦之聲
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是其證也後世木盞之樂亦原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餘聲也
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一字而二聲是以
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
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辨護監護之文官
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喭見文選註又作唁劉勰曰諺喭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實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衚衕又作佶侗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佶侗弄之反切為佶侗也蓋方言耳復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毋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其耳漢有毋丘與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諜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篤作毋丘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太横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穩當識與知音訂

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説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正迩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説文爾从㸚為義从尒為声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葳一名月爾即今紫葳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説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録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包丘子同事荀卿包丘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脩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己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寗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循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恊九數茲文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費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六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録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巳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英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奉士所當産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逡文選有逡䏲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逡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詳考其所爲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寧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
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船鹽神之事怪誕之極至於可
鄙可咲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
民妖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
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録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措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
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作龍城録王铚
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
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内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
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
固漢書曰子嘗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
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諸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
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黄屋奔鬼質敗謀
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黄離倉庚見說文大
琴曰離見尔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矞皇注長離
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

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木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也昔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疎麻兮瑤華注以疎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一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文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録云朱光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唫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唫首音欽唫閉也素問呿吟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䘖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堠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

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文二首其一云有王辭又惟金去泰俱隋革故共集閈新儀天寫倍參旨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治營賓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繡幌俱照秦官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常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
正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
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
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絶少惟賀捷表元時尚
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父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
近詰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
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
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藎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
其祖溉曰藎眞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
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
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荅之引傳曰亡懐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
人懐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盖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
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難之文即加怒罵況君臣之
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
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
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
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録載方為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卒之命銘為丞幹句舊點以卒之為一句極無義卒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幹得晝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攖前士則之後卒為士者笑云云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勸唉厥生說文唉譍也亞㕧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譍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欬與咳嘯與歗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則誤益甚矣款字從欠與唉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謂壯麗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克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
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
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
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
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荼即古茶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顏師古
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
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荼易茶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
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
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
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
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
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
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
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
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
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
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

名其長不知所表其短不知所黍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
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
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
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與藍脩辭從措揆由是劉知幾
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
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徇忠義例之
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
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嘅也
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
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
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
傳奇饒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或言此即古刻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
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
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李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

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北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章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群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靡其略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入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騶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

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為崧嵩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皋陰皋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韓子玉巵無當廣韻云當底也丁浪切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郢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木中十二月雪中

出花即緑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曾氷之中傅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水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溫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閼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譏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隑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隑碕埼圻磯五字同音哀二世賦曲江之隑越絶書之碕地理志緒埼水経赭圻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皁也後借為皁隸之皁歷解為槽櫪之櫪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真觀見道經 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蠻橋見佛經 江橋頭関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

義送別之情也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鼛聲不過閾鐲聲不過闕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鼙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鉅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漢書昌游于嚴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廊下下字之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鷃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並秦刻亦有此例

漢書尹尊傳逆射士千人注逆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郢析顧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

何僻俗作陽濟公對陰濟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君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摸畫孔門之像君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鋪資廩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令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儀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拯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群書者豈有遺耶角事自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總録卷二十七終

丹鉛總録後序

盈天地閒皆是道也夫人于是有靈明通蔽淵愽寡昧異致若易居盖道無古今上下聖愚賢否而或升知省卻慮則塵芥六合其過焉者潜虚賦玄又求知于天地萬物之外矣如斯道何哉太史升菴先生既頴冠藝苑聲稱龍頭適我

聖皇誕膺以純佑之命多賢昌

國足稱任使遷寓滇雲心思以康濟之業尚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古凡天地間浮沉升降聚散流布雖無常形寔各有定理于是旁稽遠取搜幽剔抉匪徒物格事察也又必爲之窮究歸要或爲之闡發綱維㳺今入古合異致同漸次成帙名曰丹鉛摘録更數年復類曰閏録餘録浩瀚渟滙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

憲伯心泉公于先生門稱高弟受恙授之富其釋褐南宫佐政縉紳大夫從心泉公索是録者日輸盈几洎憲闕即捐俸廣梓而又親爲校閲章分類析卷凡二十有七乃合之曰總録屬余董斯役焉嗚呼一何幸哉先生道德聞譽遐曁海宇而論著述録備在南中孰不仰止與思欲得芳懿以爲益助而苦於無自者多矣今以心泉公謬領是編天地萬物之理事物異同之辨前賢哲未發之旨未盡之疑洞析于前炳若星日譬之烈其聲而聞無弗聽灼其影而見無弗明者昔聖人之作易也繫之曰廣大悉備美西銘者曰畔盤

示兒愚謂予茲録義兼之矣先生開啓來學心泉公表章羽翼之功顧不偉哉余生也晚猶獲覩茲與非幸耶録成以啓心泉公謂與勦茲力者盍紀諸余赧然曰是録也萃精攟華雖極天地萬物之大而實不踰於天地萬物之外真若丱鉛百煉淵含冥蓄融溢貫注莫非天地之精萬物之靈爲之會合焉者余曷敢辱雖然竊聞之君子之教私淑一也先生以得之獨得者擴之心泉公弗以自秘公以受之先生者授之鋟剞劂以自私而不肖亦因之以自淑不終於無聞焉先生于是乎垂教成物之功大矣況又未必止於不肖哉是敢附之用以誌所自與云

嘉靖甲寅春三月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仁和縣事

後學豫章鄒晴安道文同拜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